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85  
14





文庫 11  
D 85  
14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三

元 袁 桷 撰

祭文

祭余寺丞 代人作

維年月日某謹致祭于故知郡寺丞余公親翁之靈嗚呼  
哀哉世日澆巧為善者希惰士尙媮智士死奇公獨為善  
窮日孜孜始終其心夷險不移方公少年貴盛莫比顯允  
文昌玉節絲轡笑談春生叱咤電起公獨趨庭巽若處女  
維昔晏安雲冠霧裾一車當道百役避衢官有未便入閣  
勸除公獨守謙癯然清儒世祿日蕃兄怨弟吝囊珠匱玉  
宴見以時公獨友于高堂春熙寒衾朝飧二難怡怡守官



010190555440

48-12141



清客集卷四十三  
唯勤不矜其智尺牘撫問各盡親意人有急難公先其慮  
族有困乏公遺之食天運既遷飄風激阿棲遲精廬髮化  
其皤末疾未幾奄然無何嗚呼哀哉維我與公三世有素  
知公之詳匪以姻故天道與人先後莫睹事或未然曷咎  
曷怒陂陁墓田自公親卜世途昏茫之死何惑永念殊隔  
泣涕莫復酌茲一觴以寫哀臆尙享

祭外祖代人作

城南之望奕世惟賢接武辟雍厥聞藹然紛綸五經曰鄭  
屯田維公高曾廣塾以延諸老簪盍二獻是先遺言懿範  
公承其全體涵中和靈珠媚川秕糠世機德容渾圓囿身  
書林徘徊孤鶩亦旣食實紹茲家氈世德險微喬木蒼煙

紛紜爨胥岌其疾顛掇拾耆舊列于簡編蘧廬方牀卷舒  
窮研其語雖寡其意實傳秀眉玉色投老愈妍謂享大耋  
事胡不然俛仰疇昔今三十年歲在丙寅憂患日纏變彼  
諸雛不能飛翽請昏于公以煦以憐服襲粹溫雍容周旋  
雖乏偕老情實不遷飄風揚塵畏途屯遭爲善斯懼公無  
愠言昔者遠行相望越燕甘脆莫奉於禮實愆歸省牀下  
公疾沈綿形枯神朗遺墨愈鮮屬託孔淡悲不可宣淳龐  
日希百巧相挺執玉奉盈敢以自完公死何恨如雲在天  
式陳酒醑辭盡淚漣尙享

祭李兩山代人作

維公周敏之才英偉之彥金精璞溫不假琢鍊摩蒼雲以



高翔日九日而不眩造物之昇蓋將以固斯文之元氣閱  
天下之事變故其始也脫略畦町卷書長哦浩然經濟之  
意忘其冠切雲之蹉峩分席於諸老謏言腐談拱手以置  
覩江流之如帶凜丸泥之莫倚鳴雞號寒籌筆疾書負囊  
封以叩關維石友之與俱事往既莫得咎而所以保衛先  
緒者常兢兢以懷圖嗟今之人志與運乖道與事違介者  
卒至於困而爽者或流乎卑抑嘗反覆出處之大致每惕  
然以淡思而公雍容兩端不茹不吐莫余敢侮試命南荒  
酬勞於東浙之濱既不利其身亦不以望於今玩理忘  
世孰能踰於斯人者乎幸公之強謂坐進此道以鎮當世  
之浮薄而事有不可料狂雲飄奔隕晴日之飛電滔滔川

流逝者如斯往不可作徒以爲生者之悲昔某辱知文昌  
公白首故吏三十年于茲始得見公子金華握手傾倒酒  
酣耳熱各相視不復道念此意冷今聞公喪愈重不競之  
歎公魂在天一息八極雖千里其奚遠我哀之長敢緘辭  
以薦番江怒瀾其有相余之悲黯也尙享

祭王尙書

維年月日以清酌之奠祭于內翰給事尙書先生之靈曰  
道大如天學廣如漢企而望之自涯而返末俗濫觴味彼  
一貫捨學而言所執愈渙伊洛之盛嗣於乾淳析仁辨義  
修己治人先民有訓其言諄諄稽經揆本纂史輯聞匪默  
以高匪誕以守降于叔季其弊莫救千士一律躡訛踵陋



坐曹清談迎事拱手文散武萎禮弛樂虧孰據其全以爲  
國毗篤生我公是宗是師天清景溫前旌後麾窮源崑崙  
賓日扶桑磅礴萬類眾曷敢當積澗滉漾舒光煒煌揆嚴  
排礪纖巨畢藏若農有秋箱輪廩峙若龍起淵雷震雨施  
九招希聲昌歎古味爰薦合宮以享以涖灌膏養腴心君  
清澄讜言訪對屈軼在廷羣疑未決神龜示靈化被姦饗  
淳風泠泠天運悠邈公亦永歎學絕道傾死灰莫然獨行  
誰儔獨立誰言吾非斯人其誰與傳翳翳里門易窮三陳  
捨泣而歌謂天莫聞劔失其光蘭銷其薰柴桑沈冥王官  
混淪年已逮耆秉燭繼晷一柱承天四海仰企蔽牛之陰  
百草茂美謂享大耋以淑後士云胡微疾永蛻世塵歲匪

龍蛇其理莫詢訴詞重華蹇茲遺臣曰士之弊逮今弗振  
桷以蒙昧請業門下反復可教授以端緒有疑必開有謬  
必舉語其平生載出載處冀登斯堂舉觴以祝詎期須臾  
望公以哭躑躑小子抵掌掉目哀哀吾儕殞首莫贖死生  
之原千古一致瘁躬報德匪哀以旣風雨神交卻立鬼魅  
秉心靡渝服義靡墜庶幾公魂慰此耿特曠如茲觴之志  
罔慝拜手薦公公其來格矢詞致誠有淚俱滴尙享

祭胡梅澗先生

維年月日袁桷謹以清酌時羞之奠祭于梅澗先生胡公  
之靈嗚呼司馬氏續素王之旨歸成萬世之標準過高之  
議始於王霸謂秦漢而下不得竝混取法於唐虞之雍熙



其見於所行迄無以救其元本習剽竊以爲工者絺繪變  
引乘虛附近語新意察過都而疾馳自涯而遽返其不謬  
者則已爲過幸書愈傳而學愈陋論愈高而事愈謬紛紛  
比比孰有尸其責以自任曠百年而一見知昇與者之所  
靳維先生負淵海之學執事物之樞用功於青雲決科之  
前大究若訥小得若愚網羅揆極竹素之祕而其微細  
委瑣猶不遺於初虞襲釋例於杜氏著履霜堅冰之旨條  
分目舉而牛李棄地之爭黨子制父之議前人之有疑者  
雖取舍有在以明迂叟當時之不得已至於孜孜衛翼拾  
遺補誤亦幾乎司馬氏之忠臣而無負江上之策不行於  
老姦蒙昧草野避聲卻影年運而往知吾道之愈難寫心

聲之悲憤聽澗水之潺湲陰陽倚伏何得而非辱何失而  
非福匪歷代消長融會胷臆其何能若是之盡穀甲申之  
歲先生出峽訪先子於城南梅時弱冠氣盛望先生之道  
不知珮玉之利於徐趨駕車之不可脫銜也先生微機以  
抉之再而赧三而竭垂頭卻立畢志以請業由是始得知  
二千餘年之內論事不可以一槩而所謂非三代不陳者  
實要君以行怪憂患荒落負先生之訓相望信宿猶冀往  
復以自振迅書來自冬屬託孔懃諄諄已近於期耆之語  
感多而疑成懼不能以久親語未脫口而會事已陳一老  
之不懋斯文之所係而不肖所受之深者恩不止於玉成  
哀不止於流涕痛遺書之已粹異夫草元之隘苟志願之



不泯雖少屈而何害掃兒童之哀悼陳一觴以自誓蓋事  
有至難而可成時不可以終逝炳然之書安能久名山之  
副藏迄垂闡於盛世公之精誠理寧有味矢茲一言以俟  
其會溪流奔騰雲木黯霽相此皦如魂兮其返旆也尚享

祭戴先生

維至大四年歲在辛亥三月癸酉朔越二十有四日丙申  
學生袁桷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剡源戴公先生之  
靈功業可以致君而名不得以潤身科舉足以取士而文  
不足以行世三岐孔分厥害實淡彼沾沾之白首沆莫能  
自悟卒翳于榛莽而漠然為太虛也先生之識成于髫年  
失仕以歸素業永捐篝燈蓬髮支筇聳肩挾拾天巧落其

華妍視雲在山散為飛泉戊寅之秋愚駭無肖承先子之  
命以奉灑埽謂百尋之宇拱把之木曷中梁柱凜然師訓  
顏汗舌吐維臨淵是懼維執玉是慕經事爰久先子棄養  
十年之間百懼相望淡源厚殖莫知其力往歲先子嘗曰  
德非我敢專而世由是傳萬物五色絢兮翩翩吾懼汝之  
一偏也先生隱几驚坐以起曰汝毋忘父訓嗚呼文以承  
道德以承世父師在天終莫敢墜矢文寫哀有淚如洗尚  
享

祭危功遠

神室既虛周流無跡巖巖先天風水湧激念茲先契論敘  
夙昔魂兮有歸勿怖勿惻尚享



祭楊內翰文

代作

維年月日翰林學士承旨正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閻復等謹以酒脯之奠致祭于故翰林學士楊公之靈云云濟源始于王屋達爲清泉以合四瀆篤生令賢浥此淳滄砥行立名不諂不瀆發身以儒分教東魯佩規帶方莫余敢侮爰歸承明編簡斯補徘徊歲周庸振華武鋪宣帝謨草木五色清心無華外損中益雍容成均訓掌是職鏘鏘佩衿曰古遺直晚歸鑿坡實爲舊物炳燭無倦寧以耄屈長松之貞幽蘭之鬱瑰詞玉篆粲若黼黻川流星徂典刑日淪豈期纏綿隕茲德人我老意短我悲孔新敬率具寮薄奠以陳尚享

祭王瓠山承旨

維年月日門生具官袁桷謹以酒醑之奠昭告于翰林承旨瓠山先生王公之靈云云九州求應惟類粵昔先民疆理制治考賢論方角立競訛大同莫諧多士茲弊始公南來黑髮蕤蕤挈其圖書是根是柢我先大夫接識辭氣晚歲在京閔恤昧稚曰覺有先後士無遐邇喬雲在空萬物五采毋匿彼光厥誨以仕乃居禁林執度量士不見其人  
有簡斯揆手書諄諄而父不死明有帝制幽有信史削煩養膏汝駿其嫩聿來承公偃伏屏俟公車東行跂望靡已公車來朝載色載喜彼山維雲彼堂維屺帶兮委兮告我知己其餞伊何教言靡靡塵之朝飛曷其有旣弗寧履冰



竟爾用逝外踐內揚於粲終始敷文宣昭秩秩在耳于嗟  
公兮公往弗墜凡今窶人冒疾有技視公之爲有泚以愧  
愧能止之止孰可嗣嗣今企而彼嗣不蹟聞哀于鄉承睫  
涌淚殯宮有紉淚盡斯矢佩玉曳裾玩月歲愒寫心何言  
弗辱罔貳嗚呼哀哉尙享

祭吳饒公

維延祐六年閏八月癸丑朔越十有二日甲子具官袁楨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大司徒饒國吳公之靈寸雲  
興功瓊源湯波磅礴齋法德同其科稽公元胄行仁于番  
隆汗迭仍卒昌靈柯是生上嗣高挹泰和手握元機萬象  
畢羅不翕以隨不媚以頗允謂家教靡勞琢磋維公純篤

里社婆娑耆壽好禮受祐則那外謙養恭內溫守和鄉國  
賜履紆垂佩珂燕豆孔陳湛焉春醅或車於閭或舟於河  
恂恂熙熙鼓缶以歌書來京師戒言匪苛勿私我躬瘁公  
靡他告而孫子劬書暮哦觀化有終奄然微痾有子純孝  
涕洟交沱回視吾儕泚顙實多國恩懋昭賁於坡陀生無  
憾私沒無缺蹉仰止盛德白雲差峩南望伊阻心思云瘞  
承交再世其舊如何薄奠遠陳矢言匪阿尙享

祭黃仲正

嗚呼世儒謏聞昧焉求容天命罔知曳裾憧憧迄莫有成  
祇尤其逢惟我仲正甫日韜其躬退讓益卑殖學若農謙  
兮虛谷訥兮大冲恭不近卑夷不失中粵昔耆舊慶厯闡



宏鋤荒廣聞維公維卿世胄疾顛樂范是程君獨憫之仰  
天撫膺緝簡差差綴書聚蠅經緯譜牒範圍日星若網斯  
網若臂斯肱維歲壬辰盛名日起泮宮舒遲不泄其美維  
我先子一見驚喟曰姿宇儀觀先大夫是似大夫令名士  
有定誅謂君嗣之克踵厥媿奉于家塾羣幼漸被彼幼困  
蒙迄莫有啟僕實與君鍼芥密投窮元倉垠揆源渠按比  
律爲均擣珍爲羞彼昧不知議莫與酬先子云亾南北異  
時歲月逾邁塵積弊襲君書到手云胡永留中年相同爾  
室豫修今訖南歸動色相慰運有顯晦官實郵置曰汝二  
子教實未至空林荒野黜彼聽視三餘養功先德是嗣彼  
夸逐魂氣蹶彌圯屬觴孔溪君以疾告話言慎矜罔有顛  
倒長年駒隙曩虛祿稍汝易漸完吾與汝校麟經說幽吾  
願汝敦詞林榛蕪書圃川浩執轡以驅不失其導伏枕瞬  
息疾危奔泉鄉失成彥親失令賢謂天蓋高則莫敢言謂  
德靡修眾曰不然承契疇昔今三十年金蘭合交矧維姻  
聯薄奠寫哀涕盡莫殫嗚呼哀哉尙享

祭袁府君

稽乾淳之盛際多士闡其皇風啟城南之文會首屯田之  
封崇維正獻之模範實高躡其遺蹤植大本以沃心廣經  
說而訓蒙雲負笈而鵠立越公茲焉以相從懷試牒而不  
上考舊譜而合宗登慈恩以後先黨籍焰而避鋒洎大明  
之更絃俱玉珮於祕蓬靈椿儼其不凋桂聯芳以增隆髣



安陽之成憲與桐木而相通凜風雲之變更丹林殞其青  
蔥粲千金之美裘洪忍辱而蒙茸雪霜厲以交隕復融風  
之相攻履蹇武以不前慘胡爲乎泥中合情話以交慰證  
墜簡而彌縫鼠行窗以窺燈各飭坐以爛瞳意凌空而肆  
奇效竝飛以追鴻神投淵以搏怪爭交手而捧龍或舉觴  
而心眩或擊筑以氣雄窮揆蟻於珠曲駕採蓮於神峯語  
不泄而益婉詞欲陳而彌封瞻懸瀑於踞石聽空籟於舞  
松運通塞以莫推各分岐而西東歲協洽以入燕益磅礴  
其心曾馬伏軛以悲鳴詎示之以不逢亟返駕以式微疾  
果侵乎令躬念兩家之敦敘五世閱而攸同原伯魯之世  
曹交衢泣其憧憧蚊秋集而失喙菌露溥而慘容憫空垢

以多虞爰返真乎顛穹天柱鬱其朱明校綠籍以昭融玩  
死生之情狀周流竟乎鴻濛陟帝廷而不震承顏優乎先  
公賜二笥以永藏靈根衍以和沖觀萬化之終始淡有悲  
夫夏蟲陳薄奠以永訣抑以寫夙昔之悲哀嗚呼哀哉尙  
享

祭張宗師

維至治元年歲次辛酉十有二月庚子朔越十有八日丁  
巳具官袁桷謹以香茗之奠告于開府元教大宗師張公  
之靈曰維公以篤碩之姿沖靜之量執儉與勤靡有恣放  
際遇五朝貴盛莫佞口絕否臧身守謙讓大盈益虛小德  
彌諒眾罔置疵異莫敢謗網緼無垠如雲在天亦旣作止



脫焉藏淵金冠玉圭四十五年緇袍蕭齋弗競弗鮮易簪以逝嗒然癯仙死生亦大公寧慊然賤子在京踰二十載每默察之謂可免悔笑言孔勤觴至彌愛聞公觀化寧不永慨凡我南士命有顯晦五福之全莫與公配一奠寫忱盛德曷沫靈旂來歸昭鑒如在

祭外祖

淳祐辛亥大父嚴州養逸家居我外大父敷文由臨漳解組歸于里閭是歲八月抱疾以吁日吾女甫六歲相宜生佳兒將曷所從維嚴州夫人我中外表俾它日以事問名不旬日嗒然以終辛酉之歲歸處州府君實惟次壻官于京畿是生不孝子曰桷七日以逝外祖母張氏鞠之曰果

長成有立我敷文無愧吾女亦不死幼歲多疾兼以羸弱昧昏先處州督過不置稍長知外家爲王門尅自奮勵遂獲見于鄉大夫鄉先生曰是子其有聞桷生丙寅先夫人之亾三十有三年處州無祿禍罰酷纏閉門省愆曰吾何以報劬勞之恩是外祖之期卒莫能紹聞矣備員史館掌制十年復叨集賢今復歸于詞垣雖學不稱其職則吾外大父冥漠之中當以昔言爲真然矣久宦京師不能展省墓田謹遣男瓘以酒殽之奠陳告曰桷母史夫人以上恩得封會稽郡君今叨塵三品宜得追封郡夫人歸老故里敢省墓以陳言盡而情無窮涕與淚淪尙享

祭趙子昂承旨



維至治三年歲次癸亥六月辛酉朔越二十有七日丁亥  
從表弟具官袁桷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翰林承  
旨榮祿趙公之靈曰河嶽之精上爲列星形而爲人孰著  
炳靈茫茫禹甸萬不一能維公之生服食粹清幼敏于學  
雲英天葩崑崙五色散而爲河其見有卓其別有科書證  
古文律合泰和肩曹躡鮑紕莊廣騷身承萬牛手題六鼇  
神游靡窮燈螢補勞運通承休官于兵曹嘉名旣彰日底  
于高大縑豐碑喜慍靡辭或與其奇或削其疵窮櫛華居  
卒爲其師行不矜細語不擇辭客去我休嗒然相念英英  
玉堂燦兮珩璜心如虛舟云返其鄉鷗波大雅曰茲徜徉  
都有異傳愛者以匿歲月旣淡傳者維的聞訃莫奔相視

動色世失名士曷有南北維我外祖崇王外孫桷實史出  
絲蔓是論乙酉之歲定交論文我賦孔澁公辭彌敦俯仰  
三紀獲接佩履薦墨專特屬以史事彼雖藐然公意則侈  
今承後塵或謂是似哭不憑棺葬不視穴雖云係縻禮則  
有缺歲周如流心志若割薄奠寫忱以告永訣嗚呼哀哉  
尚享

祭史車父助教

維昔外家過於侈盛乾坤轉旋咸謂其將不競矣文治聿  
興闔郡不薦者幾三舉桷以譴薄考校輒與而私以計則  
曰我外家譜牒若是計借之來抑疑且自懼也嗚呼車父  
色蒼而貌淳規矩不踰於常人其考經也守儒先之說罔



清容集卷四十三  
三  
敢越踰吾則曰五經之說弊極則返昔有議而必除渙然  
怡然知鄙說之不妄而冒昧固陋得奉身於殿廬嗚呼區  
區之心兄悉知之矣投老還山書疏不置意謂衰朽猶能  
相奉以劇議也靈輻遠歸痛徹心膺暮年哭子因兄之喪  
涕泗不已可哀也夫其可置也夫嗚呼哀哉尙享

祭定水真禪師

維皇慶二年三月辛卯朔越八日戊戌具官袁桷謹以香  
茗之奠告于雙峯長老真師之塔空性返真匪以言先詮  
要混殺強名爲禪立禪啟宗假言以宣語默動作斯言之  
筌末派法淪若蔓斯延巧乃嫉之斲方毀圓彼尙辭者復  
據其顛視之莫名執不以權駕彼駑馬冥途加鞭在昔源  
公孤立巖泉食苦避甘養其德全匪石匪金以刻以鐫來  
者卻立恣言佔諠疾抱遺衣涕語漣漣信宿熟視維師是  
傳師來斯丘若源之在前毀心以完沈珠于淵謂支離苟  
生何有歲年散形而歸雲升在天一髮挽鈞事實眇綿糜  
爛缺敗曷其有痊陳茗寫心其然其然尙享

祭定水源禪師

維師之行力垢穢而益清也維師之言事韜匿而益明也  
志異乎眾知者不以爲介居處乎獨識者不識其隘壞破  
脫粟憂道之無傳涕與淚漣辭俗避世將處夫懸崖之顛  
誓隕其年以厲夫貪鄙而卒不能以遂願也戊寅之冬會  
于先塋師抉其旨神光晶熒匪事於解粲焉緯經曰無體



無方簡易是程世道日淪夸誕益臻望洋以行靡知其津  
維師之示寂今四十有六年梅也周游南北亦既垂老何  
授徒烝烝而罔有以紹雙峯之山實演法之所有祠歷年  
塵翳莫覩適臨忌辰薄奠式陳以寫我衷悽尙享

祭湖心奎律師

維泰定三年歲在丙寅四月乙亥朔越十有一日乙酉具  
官袁桷謹以茗果之奠告于前湖心漢章律師之靈維師  
以峻絜縝密之行儀于叢林不言而耄稚所仰無文而顯  
蒙所欽壞被薄飯攝念一室梵唄震動絕怖畏以息其貪  
嗔末世頽波毀戒壞律罔止於一人鰍鱗縱恣侮夫澄海  
之巨鱗雖心不爲動持清議者何縮吻而咽瘖暮專一丘  
將挽退靜之質以爲比鄰今歲之春會言諄諄手書至門  
遺語益親勸余以老之將至息機心而罷哦吟念故老之  
斯盡紛攘臂以自陳視師之行其嚚曷俊今師往矣寧不  
戚辛薄奠寫懷庶其鑒歆尙享

祭育王明禪師

慨禪林之盛時爭摩擊以相接或勵行以安行或發機於  
危掣辨鋒激以奔雷元鑰契而吸鐵遵古聖之矩範接前  
賢之軌轍於斯時也師能承其餘風以考其異同數十年  
來茲道不競角立爭騁遺言懿行罔有淡省師獨歸然玉  
几之峯會眾說以持正繁霜孤松巨浸一航稟乎誠不可  
以當相會未幾遺書在門痛耆舊之欲盡知典刑之莫存



高年昭明曷有盡傷如月在天孰存孰亡持茲一奠以寫  
餘光

祭王蓬山

精氣神之交媾兮動死地而莫可詢魂既升而茫忽兮有  
假夫攝鍊以存存彼學仙者之自任兮謂能持精思以叩  
夫帝閭鬱儀兮繽紛髮靈霄兮案以文目渺渺兮空洞睟  
容髮兮神君道至簡兮宜鋤耘絕聽視兮合渾淪蓬山爲  
鄉兮海爲門是生王仙兮合吐吞劬躬以訪道兮老益以  
勤窮還反之變化兮莫逃夫大垠慨宗伯之上征兮壯歲  
實預其駿奔守不懈以自將兮二父合情以彌敦數九九  
而益少陽兮不怛乎世劫之遭屯念初志兮冀有聞侍靈  
旂兮駕長雲歸來乎隱仙兮塵曷以盈

祝文

壬子歲除告祖禰祝文

舊歲冬十月將入直翰林舟來吳門知有代者乃不果行  
蓄畬先疇爰築室是承徭役紛更復逗畱以治靖念烝嘗  
不克親奉是慄是懼秋九月得疾幾殆庸禱于祖禰幸獲  
有瘳十月既望蒙恩復授舊職遣官趣驛以進退惟譎薄  
承藉先德迄克臻茲言歸于家敢絜酒饌合祀于中堂尙  
祈相綏以保嘉吉

丙辰歲告追封祝文

承藉先蔭有列于朝今踰十稔叨恩次對亦復再畱卹典



既行咸得追榮其父母而梅視先考品秩有懸格未應得先妣從先考之爵今追封爲會稽郡君妻鄭氏亦獲追封爲會稽縣君縻繫京師未能遄歸異日將告于墓下爰羞酒醑虔告行宇敢告

戊午歲終告祖禰祝文

癸丑之春涖官于朝今茲六稔烝嘗之奉弗克親薦夙夜惕心次對再叨亦滿秩考歲聿云暮絜陳庶羞以伸永慕尙相其成俾歸奉松楸梅之大願尙享

己未封贈祝文

延祐丙辰春叨塵待制需典普行得追榮于我考妣是歲翰苑扈從不以官秩高下咸獲霑恩獨吏部申明謂子職既卑難擬於父由是僅獲追封妣爲會稽郡君丙辰秋八月復獲再任惕然松楸之念朝夕不置將俟代南歸捧黃以告墓下夏五月踰滿忽蒙誤恩超陞爲直學士靖惟僥倖皆考妣劬勞覆燾之德奉職伊始曷敢告還謹奉宣命令孫瓘跪讀于墓所保祐無斃俾獲爲全人以無負先訓梅之至願敢告

己未告鄭氏縣君祝文

向以叨榮侍從追崇典行遂得恩及于妻因循再任晉秩集賢卒未可歸令子瓘以副黃焚白敢告

辛酉歲終祭祖禰祝文

梅濫官于朝踰二十載舊歲南歸將一意誓墓以奉祭祀



承詔復舊春三月來京卽預考士四月供職復扈蹕開平  
八月始還孱弱之質崎嶇道里迄獲平善皆我祖宗保祐  
之功歲聿云暮庸奉祀於寓廬俾遂平康二子瓘瑾克紹  
詩書以光祖德不肖孤實有所望惟陰相而默成之尙享

壬戌春祭祖禰祝文

三月甲戌中書奏奉改直翰林退省淺學非所宜當實我  
祖禰胚胎前光而不肖嗣冒膺是天寵扈蹕有嚴將上開  
平脆弱之質驅馳不堪車馬修途冀有以扶翼使獲歸田  
以奉松楸不勝大願次子瑾俾入成均敢庸虔告相其有  
成尙享

癸亥封贈告廟祝文

憑藉先蔭獲綴從班卹典肇新祖考嚴州府君得贈中順  
大夫上騎都尉會稽郡伯祖妣王氏令人贈會稽郡君考  
處州府君贈亞中大夫輕車都尉會稽郡侯妣史氏郡君  
贈會稽郡夫人妣楊氏安人贈會稽郡夫人妻鄭氏縣君  
贈會稽郡夫人今祇承宣命奉祀于寓舍以申虔告淺薄  
承緒戰兢靡遑晉秩侍講實由祖德渙厚弱息踵武克已  
樹德敢不夙夜伏祈鑒歆以永終譽敢告

告嚴州府君祝文

登極之詔以推恩錫命爲首越小大臣罔不承澤楨以侍  
臣獲追榮于二代而我祖考今得贈中順大夫上騎都尉  
會稽郡伯祖妣贈會稽郡君追惟付託之重實篤意于先



大清集卷四十三  
大夫不肖孫朝夕思念靡有替降踰六十有七年獲遂初志霜露既降謹以副黃俾瓘焚白近叨綸音晉秩侍講行能淺薄大懼弗克荷負先德宏遠冀有以綏祐贈典有加行申告于墓下敢告

告處州府君祝文

登極有詔以推恩錫命爲首小大臣罔不承澤越今始奉行桷以侍臣獲追榮于二代而先考得贈亞中大夫輕車都尉會稽郡侯妣史氏贈會稽郡夫人妣楊氏贈會稽郡夫人靖惟義方之教期勵甚遠種德殖義奉身以淑後者鄉黨所共知施于孤兒得食其豐報霜露既降謹以副黃俾長孫瓘焚白以鑒近叨綸音晉秩侍講忝竊踰分惟寵綏而啟祐使行能無愧獲爲全人則世德永遠施于諸孫俾有憑奉敢告

告鄭氏縣君祝文

往歲已膺縣君之命今卹典既開位在三品追爵彌高由是陞爲會稽郡夫人天澤渙厚魂其欽承敢告

謁告還家祭祖祝文

庚申蒙恩被召再入集賢連歲疊除大懼不克負荷日夕念歸以虔奉祭祀爲急守職有嚴不敢遽去今者謁告歸里將杜門息心力教子孫永承松楸之蔭私心未遂惟陰相以成其私禴祭有嚴敬奉昭穆合食于新堂敢布由衷尙享



追封祝文

綴跡朝著今踰二紀行能謫薄大懼弗能稱職乃者先丞相忠獻王不以卑鄙驟加超擢叨塵二品今上嗣位大資中外視其職秩悉俾追榮由是祖考加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會稽郡侯祖妣王氏加封會稽郡夫人考加贈中奉大夫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護軍追封會稽郡公妣史氏加封會稽郡夫人妣楊氏加封會稽郡夫人成命已頒庸告于遠祖敢告

立碑告墓祝文

維泰定二年歲在乙丑十有二月丁丑朔越三日己卯男具官桷敢昭告于妣史氏會稽郡夫人七日而孤先郡公

以家教之謹始於嬰孩能言卽授書甫七歲詩書語孟皆已誦習尚書之澤桷以嫡長當受郡公讓于兄子甲戌歲先公陞員郎法當從是進秩且得以官其子先公正色曰我卽死官亦不以與鄉書國學儀圖以紹世德汝之責也纖粟靡密先公一以自任遂得專意問學師友之淵懿皆躬揆而力討辛丑歲登名于翰苑凡二十有五年僥忝踰分皆考妣之垂裕隧碑未立每盡然于懷往官待制清河元公擅金石之作遂獲乞銘吳興趙公專翰墨之美得求其書今已十年而桷齒髮漸衰亟刻石立于墓右亦欲俾子孫知儒學足以發身於是有考謹以清酌庶羞敬奉考中奉大夫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護軍會稽郡公妣楊氏



會稽郡夫人合祭尙享

祭外祖母張氏祝文

嗚呼自先夫人之亾我外祖母不忍棄其諸孤鞠育撫訓日期成立以報罔極梅今幸不墜先訓官于翰林集賢者二十有五年而先夫人之誌始得成就載惟厚恩懼子孫之不詳亦登具于誌上今茲立石敬以清酌蔬食用伸虔告尙享

立碑告墓祝文

幼承嚴訓遂得悉意於藝文有列于朝大懼遺言懿行之罔傳向爲次對廣平程公辱在先友適爲院長乃求其銘是後叨塵二品封贈疊加不敢易其舊文遂刻于碑右乙未之日實爲誕辰庸建碑于隧道嗚呼厚德如山百不寫一靖惟孝思曷有殫極敢告

男瓘耐祭文

男瓘不幸蚤夭已安葬于錢湖黃輿之原日月不居已經卒哭禮宜耐于王父大母今茲陳設殺饌有事于中堂敬以其主耐孤兒孤女冀相其成俾宗緒不墜則實有望敢告

男瓘耐廟文

盛年長往亦旣安安其體魄矣卒哭事竣當耐主于祖廟設祭中堂其從與享







維神廟食茲土幾千餘禩比歲饑疫荐臻戶口耗絕意者  
降罰自天神不得以有請也飛蝗蔽天神能相其穡事俾  
獲無害而入冬以來陽不斂藏雷電晝作月臨嘉臘同雲  
之候迄莫有覩淡竊懼之雪爲五穀之精協應以時則遺  
允原隰者可以弭伏民無疾疫春有東作千里之幸使者  
觀風於此朝夕俟念神於斯民休戚彌重願力闡明靈叶  
贊于山川錫以嘉瑞勿愆其期以絕蕃害益足以彰神之  
賜

賀東嶽表

節應蒼龍紀岱宗之元祀雲舒彩鳳流阿閣之祥光萬姓  
庭趨百靈弁會中賀恭惟氣超混沌功運冥茫稟木帝之

精仁施無際悟谷神之蘊道妙難名永孚于休必得其壽  
臣等肅蠲瑤竚祇演琅函望齊魯之青蔥天威彌近恨蓬  
瀛之拘繫肉翅難飛

又庚子歲  
甲辰日

陽德鍾靈龍集式符於天統昌辰紀瑞虹流上合於堯年  
五福錫民百神受職臣聞至仁無極如歲之春盛德莫名  
惟天爲大故能彰施黼黻以盡人文之妙休養封殖以成  
品類之和幽明相通顯微無間極際蟠而均被亘今古以  
常新佳氣鬱蔥神光孚達中賀恭惟位冠羣后功贊無爲  
玉檢金泥極昔王之潤色丹山赤水覽海國以遨遊爰假  
青煒以諧寶典臣等傾心雲闕注目霓旌呼萬歲三莫侍



鈞天之廣莫方百里五徒推東魯之幅員

又是歲三月十九日立夏

瞻雲喬嶽叶盛德之在春受歷清臺揆發祥而維夏四方來賀六合同風中賀恭惟樞紐陰陽權衡品物金穰玉燭以成三時之和丹臺紫清以佐九皇之治雖真游之無跡幸神御之有嚴光挾龍輿下琳宮而布武燕分麟脯傳玉笋以流恩海觀塵清城闈瑞靄臣等式循舊典庸展上儀大道無言莫測網緼之始人心不遠益窮臍蠶之微

又

天作高山寶尊魯甸位冠羣后茲爲岱宗良辰揆維莫之春多士仰思皇之祐中賀恭惟受元氣始爲萬物宗七十

二君莫測神庭之祕三千餘里有開日觀之祥睠茲海壖實維侯服斥鹵竭魚鹽之利生聚紀蠶麻之功民食每假於轉輸土俗猶存於浮靡雨暘微戾伏臘遠乖敢因善頌之誠庸致預祈之懇絳旂丹轂密除疵癘之妖紫府清都彌降簡穰之祉然後東皇太乙錫宴鈞天壽宮神君追遊化國適廣聰明之聖懋昭長育之仁眷此有生施于無極

又

時維莫春誕紀盛旦歲行吉亥丕昭令辰蒼龍宣長育之仁玉燭啟豐穰之瑞中賀恭惟希夷道廣亨毒功深神化無方寸雲合而甘澤溥精誠有感巖石固而積霤穿臣等身囿海圻心傾日觀萬年永保降祥敢擅於斗牛大德曰



生衍壽益齊於箕翼

東嶽殿上梁文

伏以海觀澄清聳神山之紫翠仙閣縹緲靄雲闕之青紅  
光景常新規圖改舊伏惟陰陽合德高明配天三宮空洞  
之游道無不在六虛周流之妙用莫能窺睭茲海瑞古稱  
鉅鎮廉讓被先王之澤詩書敦故老之風穀粟桑麻行協  
三登之慶象犀珠玉聿來重譯之邦神符默契於天心嘉  
貺式資於帝力洋洋在上蕩蕩無名雖兆祀之苾芬愧揭  
虔之庫隘今太守顧瞻下宇咨度廣居龜卜既從鳩工斯  
集雕爨藻井峩然金雀之棲玉階彤庭鬱若彩鸞之舞雲  
光五色花氣千層誕揚仁惠之聲益廣循良之政梓人之  
道類相敢愧裁成王者之德好生益申贊詠今茲穀旦庸  
畢偉功虹梁初舉於地中鳳輦疑從於天下載色載笑來  
宴來娛輒采歡謠少揚盛事

拋梁東天雞午夜日輪紅風馬雲車歸帝所丹臺紫府

布皇風

拋梁西江闊城迴細柳低簇騎共看紅叱撥踏歌時聽

白銅鞮

拋梁南簇簇山光擁翠嵐萁葉陰陽元有準蛙聲水旱

不須占

拋梁北滄波不動平如席祥風甘露瑞豐年大貝南金

書絕域



拋梁上仙藥未須承露掌絳宮神闕自回環玉檢金繩

空悵望

拋梁下萬井春風樂皇化雕題交趾九夷朝草笠黃冠

八方蜡

伏願上梁之後乾坤清晏星斗潤明蘿圖永衍於黃基椿  
壽益延於睿算六府三事百吏兆民雍容治世之音翱翔  
太和之域物無疵癘家用平康結繩追渾沌之風擊壤繼  
康莊之詠神祇受職動植霑仁

梓潼青詞

陽春布德誕開震夙之辰天運興文允協亨嘉之會四方  
來賀萬神唱恭恭惟道合希夷氣超混沌揚靈西蜀通胙

蠶於妙庭佐治中州職銓衡於帝所維桂籍固嚴於取與  
而芸編復驗其勤勞至道無私積善有慶某學拘鉛槧業  
保簪裳教子未能企世科之必復傳家有託守先訓以丕  
承庸展素忱式陳薄薦伏願祥光紛郁梵氣開通孔蓋翠  
旌覽德輝於九土虎符龍券錫慶澤於一門

梓潼醮齋文

瑞靄層霄誕紀降靈之節誠傾魏闕有嚴事帝之儀慶接  
九垓芳垂百世恭惟至仁育物元感闡幽受色筆夢寐之  
中眸容有赫廁金榜銓衡之際嘉兆密符允懷一經教子  
之心適值大比興賢之歲雖登崇有數難以預祈然神化  
無方終期默運伏願祥光下燭颺馭恍臨桂籍書名願俟



家氈之復棘闈進步思成益繭之抽詞盡意長恩深感集

宴交代鄧集賢致語

繡衣南國屢施白簡之威玉佩中朝允稱金闈之彥惟姻  
好實侔於兄弟乃交承永紹於雲仍愧乏弦歌式陳籩豆  
伏惟交代集賢相公雲霄自致風月無邊給札玉堂氣欲  
吞於兔穎橫經壁海坐嘗撤於臯比清言王謝之比肩妙  
畫鍾張之接踵與人無競詎論鵬鷗之鉅織處身以和不  
計雁鳧之雙乘京師之望君實洛社之慕堯夫廟堂掄才  
會弁已同於諸老巖壑動色拔茅可後於吾徒蓋將挂笏  
以看西山披裘而傲北雪老子之興不淺先生之祝何如  
特進宗師大真人幼結文盟壯持道紀度弱水之萬里騎

氣而遊登紫微之九重步虛以進謂孔老之同有自若晉  
鄭之焉依避堂尊賢授粲禮客諸眾官或遠使絕域或近  
職內銓俱精神磊落之英實羽翼贊襄之士儀生彩鳳武  
接祥麟我翰林修史大夫鍼芥密投金蘭久託候松階之  
日影舊若頃篋踵蓬島之雲光今慙糠粃悟三已之無愠  
知四休之當宜敢以心聲上陳口號

婆婆老子倦東吳笑挹胥濤傲太湖坐使千巖爲几席能  
令萬籟作笙竽瀛洲法曲行刊譜酒國長春莫計壺賴有  
嘉賓相勸舞玉山斲倒不須扶

代聽雪主人宴客致語

疾病相扶持乃天倫之至理酒食召僚友亦人道之常彝



挹南斗以爲漿夢鈞天而廣奏熒煌接席醲郁陳歡清容  
處士素褐癯儒青氈舊緒投簪逸海岸有古松流水之心  
騎馬傍人門無冷炙殘盃之色困頓於俎豆弦歌之事沈  
淪於醫藥卜筮之流匪曰卑陬亦云曠達喜愠旣不形于  
色口腹亦何累於人聽雪主人出壑清冰臨風玉樹陽和  
盎面士疑挾纊之恩冲粹積躬眾美虛車之讓鼎烹而調  
眾口杯水以勝萬言給月支風陋人間之腥腐屠龍膾鳳  
窮天外之珍羞厥德不回何恙弗已方將肥苻以速諸父  
庸示等差弊袴以待有功悉除僥覲芳筵縹緲雅集舒徐  
露墮三危化逡巡之麴蘖風號萬竅陳廣莫之笙竽享若  
太牢澹如明水敢陳口號少贊神交

玉堂學士詫英豪濯濯天葩簇錦袍擬上瑤池擘麟脯不  
將金帳飲羊羔長卿多病緣消渴坡老長貧漫老饕從此  
青州化烏有夢迴霜月冷如刀

太虛道士劾清容子文

鑄金作象淡垂鬢餐之文索米爲飢何異侏儒之拙乃知  
芻豢之悅我口不如禮義之根人心傳書染指之卑易著  
濡首之悔詭稱聞道實曰費辭清容子山澤迂疎冰霜傲  
睨乏燕頷虎頭之相初匪適時爲牛溲馬勃之才猶言藏  
用徒稟薑桂之性殊乏參朮之和望似木雞出語爭疑其  
鐵石癯如野鶴持身或近乎膏粱岐黃之問對匪專元白  
之唱酬莫預已廢三餘之業獨夸一藝之長墮其家聲恥



清客集卷四十四  
莫甚矣同乎流俗已實爲之弗思尙口之凶猶見采頤之  
色昔茅容雞黍詎爲設客之資而張翰鱸葦乃在還鄉之  
日捨飯疏飲水之自得爲蒙袂輯屨之可憐不爲盤飧固  
難免跨驢之誚我有斗酒要當爲得魚之權幸前倨而後  
恭姑小懲而大戒尙期淡省以贖往愆

涼州牧白羽乞致仕表

控扼喉衿麤謹揚清之節叨承掌握莫甦中暘之民知見  
幾而作之良致陳力不能之請明時匪棄小已實兢伏念  
山澤癯儒江湖野性樊籠久困難自致於雲騰邊幅自修  
徒強迫於時好心已忘於虛室手慵爰於權門勇不足以  
沈舟技莫施於乘翟畏趙盾之日固曲盡其巧心憎元規

之塵終有慙於眯目羞踴踴涼涼之行鄙媿媿姝姝之能  
謀乏知兵謬忝三軍之寄材非補袞莫資四皓之成荷執  
中之從權俾持麾而自效然而動靜之道莫逃於數代謝  
之理亦維其時今者扶搖在空葶收屆候羊角之哀已急  
鴻毛之順實先雖酒泉之封相與絡聯而雪山之衝淡惟  
扞格服不衷而災也清有餘而簡之鄣面見人詎堪寒士  
之誚翳身而舞不逃宛丘之譏况臣翼蔽非長骨立早見  
久尸重寄淡懼大何同異之論方興終難徇習磷緇之瑕  
已露必致投閒茲蓋伏遇某官八柄馭臣一時講武治天  
下運諸掌式契古初繫一人謂之風灼觀民志憐葶席之  
舊物希篋笥之厚恩動之斯和固已遂馳驅之微願揮之



清客集卷四十四  
子六十八  
不去誠有乖名節之大閑優哉香山之歸凜矣杜郵之戮  
先猷儼在遺訓具存矧茲蒲柳之姿惕若桑榆之景亟全  
末路俾就完人問溫樹而不言淡疑過謹開浴堂而召對  
未忍自捐得請爲期束裝以俟

答詔

式瞻天文俯察世道求賢自輔故建官以廣其見聞使民  
以時故用人弗責其全備卿皎若明月穆如清風早振儀  
于天朝晝承問於溫室盛秋守塞力丐散閒當宁念功莫  
違雅素飾賁無咎持謙有終朕執中而慊然卿爲計則得  
矣百年過隙要當從佚老之歡萬物爲銅行復俟秉鈞之  
用勿云致事不我告猷可特授扶風公致仕擇日降制

廬陵

蕭靜安作白羽扶風公致仕制涼州牧  
白羽謝表余因擬乞致仕表及批答

漢雲字說

雲漢之萌進於坤而踰於乾其昭然者陰也陰何乘於陽  
乎天地之初至靜而虛根於陰矣陰者陽之先夫下而上  
者爲升鷄火之中陰之基也陰見而極陽始著明萬物彙  
貞各返其生生而不已復歸于陰其環無端其去無趾故  
曰體之者陰也用之者陽也廬陵蕭道士字曰漢雲知所  
後先引而明之道不遠人合性與神其道得矣老氏之學  
捨是奚自庸俟而質諸

張子敬字說

乾坤之用近取於人者必始於敬敬立則誠始存聖人繫



辭旨且深矣自伊洛之說行各希美名然徐察視履矜矜于外者猶慊然于內豈果以爲外飾哉余嘗聞中原諸老言許文貞公教授諸生窮髮之北皆負笈以請一聞善言有終身行而不倦者是殆其至靜未散先進禮樂之遺意子敬居河西沈厚默靖莫敢自暇內外交養在己治人悉本於是尙勉之哉

### 史文振字說

丞相史忠武王以雄韜淵謀佐上聖合寓縣功書鼎彝勳在琬劓厥子若孫章綬承接至于雲仍罔有替墜時則有若今江浙省管勾君勾稽知微謙謹保緒譬之巨木蔽芾百里羣柯交蔭條達而不紊亦盛矣哉一日以書抵余曰鐸受名于父兄而字未之有竊有請焉嘗考文武之事不能以兼而鐸焉則能以備丞相之勳殫於武事則今之振文事者繫後人是望敢字之曰文振夫文非止於詞章而已縝密而不泄著而明翕然以成其聲也清以廉宣明國家之盛俾後之人夷考世臣之系則必曰允文允武罔俾專美於前代余於文振實有望焉

### 余孝友命名說

邃古命名六相七輔莫得而詳也八愷八元或得以有解焉是則命名之說其始於周乎周之初猶未聞其說也申繻之言名有五則夫今之問名者皆本於是私獨怪夫世降而俗漓高者希於聖卑者希於祿余閱夫歷代之史傳



獨漢爲近古皆以一字爲則至於方術有所不足責德命爲義則於東魯余君見之成王夫子之訓先儒細繹不能爲言矣或者喋喋然爲言其無乃贅而不知非者與余君方力行以爲本因義以究其實是不在於吾徒之告異時行修於家庭顯於朝著願勉之哉俾勿替則得之矣

### 平山說

唐僧一行陋周畿漢志之陘始定南北兩戒而山川之肇源止伏一覽以盡可謂善矣然而磅礴雄險隱然若有所限其支脈連屬猶屏蔽自衛焉睹所謂平山哉余嘗出居庸上桑乾始識其衍迤之勢千里若一方若布席圓若拱璧氈廬蔽空凝雲積雪杳不察其高下故其行者如升虛

騎者如凌風忌登頓之勞由是達于金山靡有紀極而視兩戒之說倍蓰未足以議也王侯設險以防國德不勝不足以恃是則幽州之北山不以險稱雄絕萬世朝九州以函諸夏豈峻極于天者非山之謂與在易之象曰地中有山謙不言山在地中謂有高大之實藏于地謙之象也余嘗聞洞庭諸山跬步巖崿謝君獨取其平焉久留京師願至開平知盛世之廣洗耳目之固陋歸于故里臥游以思登東山而小魯夫豈虛言哉

### 琴述贈黃依然

往六十年錢塘楊司農以雅琴名于時有容三衢毛敏仲嚴陵徐天民在門下朝夕損益琴理刪潤別爲一譜以其



所居曰紫霞名焉自渡江來譜之可攷者曰閣譜曰江西  
譜閣譜由宋太宗時漸廢至皇祐間復入祕閣今世所藏  
金石圖畫之精善咸謂閣本蓋皆昔時祕閣所度而琴有  
閣譜亦此義也方閣譜行時別譜存於世良多至大晟樂  
府證定益以閣譜爲貴別譜復不得入其學浸絕紹興時  
非入閣本者不得待詔私相傳習媚熟整雅非有匹蹙儂  
遽之意而兢兢然國小而弱百餘年間蓋可見矣曰江西  
者由閣而加詳焉其聲繁以殺其按抑也皆別爲義例秋  
風巫峽之悲壯蘭皋洛浦之靚好將和而愈怨欲正而愈  
反故凡騷人介士皆喜而爭慕之謂不若是不足以名琴  
也方楊氏譜行時二譜漸廢不用或謂其聲與國區相先

後又謂楊氏無所祖尤不當習噫楊司農匿前人以自彰  
故所得譜皆不著本始其爲今世所議無可言余嘗習司  
農譜又數與徐天民還往知其聲非司農所能意創間以  
問天民時天民誇詡猶司農也謾對焉終不以悉余益深  
疑之而莫以據後悉得廣陵張氏譜而加校焉則蔡氏五  
弄司農號爲精加紬繹皆張氏所載獨楊氏隱抵不述耳  
今世琴調清商號爲最多郭茂倩記古樂府琴辭亦莫盛  
於清商杜佑氏敘論雅樂謂楚漢舊聲猶傳於琴家蔡氏  
五弄楚調四弄至唐猶存則今所謂五弄非楊氏私製明  
甚議者悉去之不可也按廣陵張氏名巖字肖翁嘉泰間  
爲參預居嘗時嘗謂閣譜非雅聲於韓忠獻家得古譜復



從五市密購與韓相合定爲十五卷將鉞于梓以預韓氏  
邊議罷去其客永嘉郭楚望獨得之復別爲調曲然大抵  
皆依蔡氏聲爲之者楚望死復以授劉志芳志芳之傳愈  
尊而失其祖愈遠天民嘗言楊司農與敏仲少年時亦習  
江西一日敏仲由山中來始弄楚望商調司農驚且喜復  
以金帛令天民受學志方故今紫霞獨言劉郭而不言廣  
陵張氏傳授皆楊氏與其客自私之蔽越有徐理氏與楊  
同時有奧音玉譜一卷以進律鑿琴統入官其五弄與楊  
氏亦無異晚與楊交楊亟重之益知楚漢舊聲非楊氏所  
作余來京師見鼓琴者與紹興所尙微近第重緩如寬厚  
長者余不能以是說告之也黃君依然豫章太史之裔以

琴游公卿余未識之而余之嗜琴當有同者故書其源緒  
以解夫今世之惑而因以告之

贈醫者陳生

鄞衣冠家爲最盛閭里棟宇相接屬議醫藥尤尙選擇輒  
考論其世又察其詞色溫謹涉于儒者始得進焉每視疾  
必先告以虛實先後始筆簡牘識其月日以校輕重有不  
如式者爭詬病詆笑于時待之也良厚而所謂醫者亦咸  
自愛重不敢妄試車軌混合南土游宦居多中原人壤高  
氣厚所服餌率宜寒涼由是羣醫爭視好尙迎合間有奇  
中遂復以施于鄉黨十失其半夫泥於古者非通論而強  
試其所不可吁亦殆矣余官京師時遇南士之稍適於時



者服食嗜好茫不可分辨疑誠中州人也節宣之不時亦復以攻導之法自治問者未退已倉卒不復救輕千金之軀以夸眩誠有罪猶諉曰是不通至於業醫捨風土燥溼之宜以逐近利利未獲而害日以甚吾不知其爲何心也里中陳氏子某世爲醫祖父篤厚君子也力訓諸子讀古醫書長子辨論開博余每見之則曰醫不可以泥古徇今則非矣又未幾而死心每悼之後二十年其孫復自立不墜余乃有言曰夸言以爲容非術之工也媚時以自售非術之究也相其州里審其表裏神而行之日踵于門者莫可禁雖嫉媚遏抑不足爲子懼勗哉以樹道何憂焉

示羅道士

近世通南北謂吳中所習琴爲浙譜其咎在楊司農纘諱其所自譜首於嵇康四弄韓忠獻家有之侂胄爲平章遂以傳張參政其客永嘉郭楚望始紬繹之今人不察百喙莫以解精於琴者始知之北有完顏夫人譜實宋太宗閣譜余幼嘗學之其聲數以繁完顏譜獨聲緩差異而裏聲良同字本於右軍今而曰浙字琴本於蔡嵇今而曰浙譜吁其孰能解之玉笥羅道士大章秀敏且文其游於藝也必求其極致傳余操調嘗以幽遠沖寂之旨語之當于其心蓋愈澹則人愈厭余將終老故山異日大章能芟鞋以訪一倡三歎之遺尙有以相告聲生於無形而悲愉感愕之跡畢具古人之事於斯者豈徒然哉因書以告之



贈番陽筆工童生

咸淳間湖州筆工馮生製筆得截法圓不至輭媚勁不至  
峭直一筆可作萬字馮生死其弟若孫漸變家法然猶有  
韻度近世子昂承旨擅書名吳中筆工爭進技庭下率形  
製相類書不滿卷則已成禿翁蓋毫熟則易乏如脂韋之  
士寧復生氣子昂不言其短將以爲彼養生計來京師劉  
自謙編修以番陽童生筆爲贈絕類玉山徐氏舊製先正  
肅公平生惟用徐筆守番最久徐氏妙法豈童生家世能  
傳之耶梘蠟粉澤識者所哂譬如行車慎操其軻詭遇獲  
十蔑有效矣右軍製筆法傳諸葛氏嘗作右軍筆進桺誠  
懸桺不能用吾徒書記姓名童生之哂甚於諸葛願勉之  
三吳專利將卻走以避峩峩清遠可用於朝審矣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四







高柳風清曉日蒼牧童隨處候陰涼似嫌挾策當年客物  
我留中兩未忘

吳元瑜四時折枝

吳生天機握羣動彩筆隨時作輕重幽如靜士槃澗歌妍  
若妖娥漢宮寵娟娟交鳴疑欲語宛轉不去情相送宣和  
殿前花似玉珍禽低昂手堪捧傳言寫生論甲乙御筆親  
題羣輩竦一朝百勾歸逝水舊苑淒涼麥成壟君不見桑  
間粟畱田間雀難作折枝奉宣索

九馬圖

九衢塵沸各低頭水暗荒陂得自由矯首天池欲歸去乘  
風緩從玉皇游

江貫道煙雨圖

江生泉石本膏肓刻削經營入渺茫老樹雨淡龍翼重隔  
川雲冷穀紋長吟鞍欲度愁溪徑漁艇將歸認石梁擬向  
此中尋隱計底須紫禁謁虛皇

貫道紹興間召至  
行在所一夕而卒

周增水塘秋禽圖

蘆葦蕭蕭秋水清拒霜迎日鬪紅英鷓鴣屬玉休驚訝歲  
晚江天得共行

王振鵬狸奴

畫堂綠幕鎮犀懸花影雲陰得散眠自是主家局鎖密晚  
風緣木捕新蟬

天王供佛圖



諸天陳妙供奉佛演大乘佛以施受之佛亦墮因果所施  
不願報自然福無量布金與獻花輕重同一念若以多寡  
論富者日增益天王護虛空如月七寶合正覺無等夷卽  
不入生滅世人重施報萬劫成輪迴問佛佛不言彈指卽  
成就

徐白秋塘戲魚圖

魚背水淡一尺溪毛日暎千絲似笑釣鼇狂客獨騎瘦馬  
歸遲

惠崇小景

惠崇作畫荆國王文公屢褒獎之京卞作宣和譜堅黜之  
何耶余嘗評惠崇遠景不踰於吳頭楚尾殆如大年朝陵

止見西洛山水然黃太史作詩曰坐我瀟湘洞庭豈其甚  
鞵踰楚而南冒次浩蕩非少年所作也此卷得之

黃太史松風閣詩

謂松有風松不知謂風入松風無形聲由形始成言六書  
者取焉肇於無名入於有名萬化之始吾未始以妄聽松  
動風動當於混沌以前得之斯可矣

王生鬼戲圖

青天白日其呈怪獻醜迺敢是昔人嘗云有錢鬼可使無  
錢鬼揶揄作斯圖者其無乃逆旅燈下見其情狀抑亦貂  
裘珠帽視窈人子類以此目之邪

出山佛像



清容集卷四十五  
世尊雪山成道時日食一麻一米其枯槁蓋可見天王八十億眾猶未湊伏故其猊雄怪醜溢于面目胡跪合掌當是淨瓶不動以後儀相若曰相好端嚴閉目則失相由目成有相俱妄或有問曰丈六金身真妄曷辨荅者曰清淨妙法身無住亦無去明月印海波白雲倚巖

折枝

錢生調露滴花枝蜂蝶無知鎮日隨記得畫橋流水處雙紅背立隔簾窺

隆茂宗羅漢

子昂評畫要是具眼隆無住葉石林門僧久居弁山故其作畫極多德壽宮評畫以隆爲龍眠嫡嗣今觀此卷信然

周昉金星

兌景肅萬寶秋水瀉銀潢渺渺帝子降寶冠縠衣裳凝睇白玉京晶熒動瑤光手弄鷓鴣絃運撥雲飛揚正心秉無回緩節申以商西游升廣寒東迴從扶桑龜臺鈞天奏八景儼高張出入復安窮隱見定有常閭闔下符貺嗣歲歌穰穰稽首連蜷靈萬年奉虛皇

黃居寶湖石水禽圖

我眉雲疊翠淒迷更着層峯小殿西誰信蜀王辭劒閣鴛鴦飛盡杜鵑啼

梵隆護法神

威音無喜亦無嗔獐目揚眉定有因欲識世間平等觀雲



清客集卷四十五  
四  
如流水月如輪

馬賁秋塘水禽圖

古木荒陂澹澹秋禽鳧高下意夷猶似憐天際南飛雁年  
去年來不自由

孤鶴圖

一庭涼月白萬里海雲清似欲乘天女排空入帝京

唐摹鍾繇賀捷表

賀捷表唐摹有二本楮河南微瘳而勁峭徐季海差肥而  
沈着此本蓋自季海來若希白長沙帖所摹則祖河南舊  
本施武子墓田丙舍石刻與此筆法無異觀此足以知前  
人鈎榻之工孔世三十八白而長身猶取其類况此實曾

元也與宜重寶之

傳古龍贊

下土焦聲嗷嘈靈在湫蕩游遨鼓以風挾以濤受帝令行  
林皋百穀成神功韜庶徵敘靈靡勞

何尊師醉貓

攪甕翻盆勢不禁晚風辭醉首岑岑醒來獨立闌干畔四  
壁無聲蟋蟀吟

羅漢圖

四果圓融得自如天台樓閣總虛無何人繪畫供青眼拍  
手雲中笑客愚

錢舜舉禾鼠



清容集卷四十五  
五  
七尺長身愧負多清時空食幾困禾營營蒼鼠噉分寸不  
奈詩人總譏訶

徽宗鷓鴣

大液池清皺碧羅兩禽相對盪春波當年可憶閭中令  
筆和鉛恨未磨

徽宗桃核圖

其廣  
幾尺

三足之烏千歲芝當年曾作帝王癡黃龍府裏沙溪淺  
擬平分作酒卮

蕭照江山圖

蕭郎解作湖山圖上皇一見玉色愉明知此景落歌舞別  
灑妙墨爲訂謨長江吐吞恨無極突兀金鼇障西北雞鳴

不聞中夜起零落烽臺候朝夕蒙衝揚帆去如仰遙望青  
徐在吾掌諸公坐談籌畫疏年年送使瓜州上輪困米舟  
踰沔水驕將高眠載吳妓卷蘆吹笛斜陽愁折箠投江等  
兒戲只今承平五十年蜀荆賈客船相聯筮篋傳歌賽神  
舞不信人間有今古

順宗墨竹

濃淡娟娟涼月低昂淺淺春雲曾次何須千畝筆端咫尺  
平分

巨然山水

空江浩蕩挾秋聲不是匡廬只秣陵老子定回神觀靜笑  
渠艇子浪千層



趙昌折枝

瑤池朶朶玉精神  
滴露研朱竟奪真  
蛺蝶不知遮繡幕  
飛來猶認故園春

時苗留犢圖

伯夷采薇身苦飢  
人言周土夷受譏  
鶴翻孤松蟬啜絮  
腹得免身中肥  
昔聞汲井嘗投錢  
清白之子推父縑  
人生作事在平易  
鄒子受金非慊然  
時君作吏心不懈  
一犢相辭匪奇怪  
當年孝廉爭入徵  
壺飧柴車魏王令

徽宗瓊蘭殿記

記中云湖湘佳致足以指顧其髣髴

玉殿遙思湘水遊  
欲看虞帝九疑秋  
二君野死難相似  
宮女當年一樣愁

蘇李河梁圖

李藻

曾作河梁客  
山迴溪水灣  
春看人北上  
秋見雁南還

燕文貴山水

翰林學士將仕郎守雲州雲應縣主簿

晚色蒼茫外  
秋聲縹緲間  
亂溪環水佩  
千嶂疊雲鬟  
曉瀑村春急  
風林寺鐸閒  
片帆如可託  
吾欲與君還

海潮圖

銀潢清淺瑞星輝  
的的秋光下紫微  
欲識潮音真實相  
落迦山畔五銖衣

海狗窠石圖

靈壁層峯負六鼇  
藥欄花檻翠周遭  
如何畫史同羣吠  
不與君王繪旅獒



王振鵬錦標圖

界畫家以王士元郭忠恕爲第一余嘗聞畫史言尺寸層疊皆以準繩爲則殆猶修內司法式分秒不得踰越今聞王君以墨爲濃淡高下是殆以筆爲尺也僚九秋奔未嘗以繩墨論孫吳之論兵亦猶是也然嘗聞鑒古之道必由其侈靡者言之余於畫斷有取焉龍舟之圖得無近似不然昔之所傳者安得久遠至是耶

徽宗梅雀圖

金帝母家宋外孫筆畫好樂餘風存披圖勘書儼相似天水別記牙籤分明昌宮中三萬軸盡日雲窗看不足平明鐵騎踰河來玉躐金題碎車轂上皇寫生工入神一枝瀟

灑江南春天與之初汝南失猶解傳藏記年日卷題天興元年藏記爲言當年愛遺墨不如洗手還河北

黃宗道播州楊氏女

長頭黑髮垂元雲矯矯馬首雙手分彫弓寶刀左右挾欲領鐵騎趨崑崙前關濤湧如壞牆後砦百溜奔溪篁羣蠻簇唇爭叫囂云是楊家女子功最高旋如長蛇轉空洞快若俊鵲凌風飄還家膏沐帶簪珥父母見之眼垂淚君不聞木蘭女兒着金鎧年少從軍顏不改一朝脫役歸故鄉樂府相傳至今在

魯國大長公主圖畫記

至治三年三月甲寅魯國大長公主集中書議事執政官



翰林集賢成均之在位者悉會于南城之天慶寺命祕書  
監丞李某爲之主其王府之寮案悉以佐執事籩豆靜嘉  
尊斝絜清酒不强飲簪佩雜錯水陸畢湊各執禮盡歡以  
承飲賜而莫敢自恣酒闌出圖畫若干卷命隨其所能俾  
識于後禮成復命能文詞者敘其歲月以昭示來世竊嘗  
聞之五經之傳左圖是先女史之訓有取於繪畫將以正  
其視聽絕其念慮誠不以五采之可接而爲之也先王以  
房中之歌達於上下而草木蟲魚之纖悉因物以喻意觀  
文以鑒古審時知變其謹於朝夕者盡矣至於宮室有圖  
則知夫禮之不可僭溝洫田野則知夫民生之日勞朝覲  
賁享冕服懸樂詳其儀而慎別之者亦將以寓其儆戒之

道是則魯國之所以襲藏而躬玩之者誠有得夫五經之  
深意夫豈若嗜奇哆聞之士爲耳目計哉河水之精上爲  
天漢昭回萬物喬雲興而英露集也吾知縑緗之積寶氣  
旁達候占者必於是乎得泰定元年正月具官袁桷記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五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六

元 袁 桷 撰

題跋

書孝宗賜史忠定王褒賢臣頌後

右王褒聖主得賢臣頌乾道八年先忠定王守福唐孝宗皇帝御書遣使由郡治所賜也始忠定為直講時嘗沐是賜實署御名且書王字于後是後繳帖以進遂復被是賜焉猗歟盛哉惟聖主之得賢臣唯高宗傳說事相脗合方王之為直講訐謨定計蓋已見於三善之陳告監先王之成憲惟孝宗足以承式克欽承旁招俊又惟忠定足以繼舊學之素夫豈若持守希阿光禹輩然哉故其在相位也



知恢復爲正論時有未至則寧受眾誚而不避相位三月  
正色引去未幾符離潰師張魏公首乞速定和議則昔之  
未敢出師蓋實在是家居十年王之心事露白於天而昔  
之言恢復者皆大言取官位一無所成就至是君臣交孚  
過闕入對寶畫森著實彰厥旨非偶然也桷之外大父敷  
文戶部爲王嫡孫是生會稽郡君桷實親出學術荒薄爲  
國朝史官十五年獲纂金宋舊史簡帙繁廣猶未克就五  
世孫公升王之大宗獲寶是卷他日願上於太史俾有考  
焉延祐七年十月己酉外曾孫具官袁桷拜手頓首謹書

書彭忠毅汝方贈官誥後

忠毅公實尙書器資公之親弟以尙書門功補太廟齋郎

故終身爲右選官方臘陷歙睦杭三州衢介於中公以孤  
城分守卒罵賊以死當時贈典亦至厚矣嗚呼豐亨豫大  
之說行馴致靖康長驅中原皆望風迎降嘗讀兩朝忠義  
錄而悲之則公蓋居其首見危致命臣子之當爲徹彼桑  
土不能不憾於宣政之事使龍圖公正色朝著事寧有是  
哉

書高安蔡中允誥後

嗚呼宋仁宗世康節邵先生以爲日之方中至今南北議  
論無以易何則賢人多而朝廷治故也今觀高安蔡中允  
誥身而桷世爲史官請得以考焉故事進士第一獨命詞  
以其相繼者爲首次其甲乙若幕職縣佐則總其詞命以



昇之石揚休字昌言眉山蘇明允先生所敬尊者以高第爲同州推官誥中首稱是也元豐前率沿唐官制舊六曹尙書侍郎總爲階官入政府始得之吏部專職則有三班審官流內銓等官誥中署權判卽判流內銓也知制誥舍人職也亦元豐正之翰林學士權判曰郊宋郊也言前已改名非也李淑五爲翰林學士景祐間元憲同院淑忌其先登譜之曰姓符國號名應祀天實斯年也始更名焉曰絳陽夏謝希淡也謂爲韓絳者亦非也是年父億爲參知政事無父子同要地之理竊考仁宗更元凡九而史官與歷年圖景祐止四年爲寶元今誥曰景祐五年倘不知者寧不置疑焉吾敢爲蔡氏子孫言之景祐實有五年六

月前猶五年也至秋七月郊上尊號曰寶元皇帝凡十四字遂更寶元焉是則自七月始爲寶元紀年者莫知遂悉以寶元元年書之先正獻公以祕書監禮部侍郎領史事先越公爲祕丞著作郎覩舊史聞於家庭者若是輔之不鄙謂余世習臺閣故事遂書以歸若夫贊美感慨有諸賢說在不容於言矣至治元年九月丁丑史官袁梅書

題放翁訓子帖

放翁先生送其子之官獨書莊子二章以訓或曰五經切近而書莊子何耶余曰自農師右丞師尊臨川臨川宗老莊故其家學世守之此二章足以涉世變清而容物遠禍之基也喜怒哀樂不入於曾次進德之本也紹熙黨禍萌



葉故逢迎者廢於嘉定標榜者錮於慶元雖善惡岐而當時仕進者寧不自重先生教子之意淡矣晚歲一出終能全身以歸觀此蓋可知矣袁梅書

題汪龍溪與從子書後

汪氏皆祖新安故先生祭其遠祖有曰散處諸邑非雲則仍今玉山番陽宣城新安皆同所自獨新安之宗其別爲三貴賤貧富角立不相通敘世遠源分故若是耶先生居饒之德興而宣城諸房皆祖之先生嘗謝其宗袞舉刻有曰渡江而上傷不見於它揚其敦敘同姓無彼我之異中興誥令蓋合王蘇之精整明暢文獻益遠梅以荒陋備員詞林踰十年每惕念罔敢替敬觀遺墨因以識景仰之志

至治元年十月壬戌四明後學袁梅書

跋朱文公與辛稼軒手書

晦庵嘗以卓犖奇才股肱王室期辛公此帖復以克己復禮相勉朋友琢磨之道備矣嘗聞先生盛年以恢復爲最急議晚歲則日用兵當在數十年後辛公開禧之際亦曰更須二十年閱歷之淡老少議論自有不同焉者矣公所居號帶湖一夕而燼時文公猶無恙慶元四年公復殿撰此書蓋戊午歲以後所作至六年則文公夢奠矣今觀此帖益知前賢講道彌老不廢炳燭之功良有以也夫

跋蔡君謨帖

蘇文忠評忠惠行書第一後見莆田所刻亦主此論京卞



師其從兄而名節虧喪愧惡多矣爾雅姊妹之子爲甥至  
晉世則謂之郎忠惠日習晉帖語與之俱化矣

題曾文昭詩

文昭文肅當貧苦時皆舍人撫字迄見有成至於制誥則  
殆青過於藍尙書省記實公所作後評文者謂當爲萬世  
法器資番陽彭公與公同臺熙豐改更乃若有不同者幸  
以內相謝事卒爲全人後作史者宜深考焉

跋曾文肅帖

顧子敦爲河北轉運時實司馬公作相之時子宣猶在外  
服建中調停之說旣興善惡玉石黨碑旣成則子宣亦復  
同傳後之作史其去取爲如何嘗讀丞相日記類其子姪

若公衮鞶纒飾術不可不慎於紹興作史見之

跋楊補之月賦

逃禪老人出處清峭當與魏林同傳思陵愛其所作宮梅  
將召見之一夕遁去此真方外士昔人言蜀無他揚以九  
州言揚州或言輕揚或言維揚子雲寂寞賴此能紹宗矣

跋米元章帖

中年養生惟獨宿第一東坡貶謫有權發遣之語山谷戒  
行堅嚴有漫種老生涯之詩信知未易脫釋景遠余故人  
能寶襄陽二帖晚歲煎熬良不能自存釋氏嘗於此驗生  
死關聞之者足以戒矣

書東坡寄真隱詩



東坡先生作續養生論知及之而未知守者晚歲慕丹元子真隱翁梅嘗淡疑之道以氣爲母文以思爲宗二者相反聚散有不同耳神行六虛止者合於自然朝市而能之者無是也故近世方外之說釋性命爲二途平叔之學不復傳言語動作一謂之性卒未見有超然者巽堂內翰明至理通元微異時登紫霄峰願相與竟其說坡仙游八極之表必撫掌視吾二人矣

跋晉帖

晉帖見於淳化多不成文蓋唐文皇去其斷爛以成卷軸今十七帖號可讀餘則不然矣姜堯章作絳帖釋文旁證間引有功於金石缺亦疑之此帖蓋唐人搨本欲求文義則幾臆說矣

跋于湖帖

于湖先生與王宣子皆紹興進士第一而皆以政事發身二公皆守湖南此帖蓋于湖江東宣子尹京時也杼山劉季高寓金陵于湖守行宮納謁杼山杼山曰守謁當有故于湖曰願求書法杼山野服以肅于湖拜而授之今其書蓋與劉無異也文獻彫落因巽堂內翰出其書敢以過庭所聞者告焉

書陸子履賀復熙河詩後

王樞密開熙河功成而萬骨枯矣至元祐初司馬公堅欲棄橫山之地淡恐生事之人復啟邊隙故耳維州牛李之



事是溫公去取之本心後之評史當於是考焉陸子履歐公之上客作是詩其亦有媚夫上之意厥今皇圖窮吐蕃而西唐宋之恥一洗而盡時則有若總帥汪公以元戎經略桷舊爲史官得鋪揚其偉績今獲觀此卷始知英賢夷考往事以展拓其素蘊盛矣哉

跋定武禊帖

歐陽公著集古錄言定武二民家各有石較其本纖毫不異是則定武有二本從來久矣後宋諸賢謂薛向之子嗣昌私易定武本別刻石以畱公庫此論千人一律今以歐公所論則明有二本薛守定武果易以歸則民間猶有一本是公庫本爲第三本矣議者又謂嗣昌鑿損湍流帶右天以亂真後入宣和曲水亭余嘗毫髮辨證亦微有不同此卷壓角小印正嗣昌名印而米襄陽親跋尤真舊藏張參政孝伯家其子寺丞卽之以書名一時大變古體遂不能傳印識猶可考也今以余平昔所見本悉疏于後不損本

趙明誠本前有李龍眠蜀紙畫右軍象後明誠親跋明誠之妻李易安夫人避難寓吾里之奉化其書畫散落往往故家多得之後有紹勳小印蓋史中令所用印圖畫者今在燕山張氏家

王順伯本第一跋是王黼順伯名厚之號復齋有金石錄家藏石刻鍾鼎篆籀鑑銘泉譜俾內府其家兵



後不廢近歲丁未饑越新昌九慘遂悉散落始歸于  
龍翔道士黃石翁黃祕不示人後有順伯爲浙西提  
舉時攜入祕省諸賢題名皆有其最著者樓宣獻劉  
文節今亦歸張氏

趙子俊孟顓得於閩中有樓宣獻跋剪碎作冊葉與  
前二本無異今歸子昂承旨家

蘇承旨易簡第一跋後有元豐諸賢同觀于鄞之城  
南崇法院有舒信道字畫然不著名在內侍譚氏家  
精神無毫髮恨

趙子固本舟過嘉興遇風舟沒子固疾呼曰蘭亭在  
否舟人負以出子固作跋識其事復題八大字曰性

命可輕此寶難得子固死入賈相家賈敗籍于官有  
官印歸濟南張參政斯立今在集賢大學士李叔固  
家

潘經略時本題識皆德卿手書滿軸余以有米跋本  
遂贈鄧善之文原鄧借田師孟師孟有借書不還癖  
因畱之余跋乃翦去矣

損本

龍圖閣學士劉公克莊本細書滿紙後有賈相跋亦  
滿紙枯蒼鄭陶孫爲福建儒學副提舉得之爲翰林  
應奉貧質于藝器劉氏屢入子錢卒以逋重爲劉氏  
所得有叔信



損本多有叔信父篆印蓋宣和曲水亭既成亟以御  
筆由京兆薛嗣昌家宣取畱內瑞所暮夜以匱金紙  
即越蟬翼紙疊三紙連印故下本肥中本着中上本微瘠  
然皆無異此本子昂得於都城裝成冊葉蠶器劉生  
手之不置以銀壺杯盂易之

翰林承旨趙孟頫家本得於雪溪陳侍郎振孫伯玉  
號直齋其家藏書冠東南今盡散落余家亦得其數  
十種此本亦有叔信甫印

翰林侍讀學士張伯淳本有黃豫章跋余每疑鑿損  
與山谷差有後先然本無異前數本更俟他日以考

題薛紹彭帖

長安薛道祖與米元章劉巨濟為三友朝夕議論晉唐雜  
蹟圖畫然其作字則各自成一家紹興中購薛米書最急  
率以小璽印縫後御府刻米帖十卷而道祖書不得入石  
客杭見道祖書一巨卷子駙馬都尉楊公家精神峻整遂  
淡疑紹興不入石之故問於子昂子昂曰薛書誠美微有  
按模脫鑿之嫌余不能書而淡識其語私嘗謂米襄陽書  
政如黃太史作詩之變芑角刷掠求於匱韞川媚則蔑有  
矣學魯獨居之男子於道祖見之至治二年八月乙亥袁  
梅記

魯公坐位帖

坐位帖真蹟在京兆安氏家嘗刻以傳世吳中復守永興



謂安氏石未盡筆法因再模刻此二本余家咸有之安氏子孫分析坐位帖乃剖爲二此帖至行香寺僕射指後不復有蓋吳安石刻本卓頭高指後別爲一行遂由是平分爲兩是安氏兄弟不學之謬東坡見安師文時帖尙全嘗手搨數十本余得坡公搨本於東平王氏無纖毫失真旁用眉陽蘇氏及趙郡蘇軾印記米襄陽少年嘗臨之邵伯溫亦云安氏析後不復見全本此卷筆法絕類米老往見乞米帖墨蹟於子昂家子昂以重資得之余心有疑而不敢言今得此帖紙色行墨絕相類遂定爲米老所臨無疑延祐二年八月丁丑袁桷氏記

書梅聖俞詩後

都官公與歐陽公繇河南幕府締交最久至嘉祐元年始一薦爲直講距都官之死僅五年耳故王荆公挽詩有云貴人憐公青兩眸吹噓可使高岑樓坐令隱約不見收空能乞錢助饋饈此蓋爲歐公發也崑體之變至公而大成變於江西律呂失而渾厚乖馴致後宋弊有不勝言者敬觀詩帖精思以求益爲之懼至治三年歲次癸亥正月丁未後學袁桷書

黃華帖

名庭筠

米襄陽學段季展得其刷掠奮迅故作大字悉祖之考諸右軍筆陣實未有是體蕭齋丈二蓋其鼻祖季展之變由是始沈傳師實爲雲仍米良有所本矣黃華老人百一帖



評品悉祖寶章故其大字超軼抗衡桷舊閱金帝實錄老人爲修譔時坐擅議朝政受杖噫使在慶歷元祐寧有是耶至治三年二月史官袁桷書

書錢王板授某官長洲縣

五代擾攘十國各有年號獨武肅不以數十州之地自負崎嶇航海入貢中土其設心置慮良遠至再傳則亦建立元號良由更易不常尊重其一方者不得不爾唐末多板授官於此見之唐有勅授官與此區異隆殺有等唯錢氏能守之相時以行一門盛事上極宰輔內爲都尉與宋同爲終始吁盛矣哉吳越皆本武肅而散處淮甸亦其苗裔展觀無數因爲之書

書孔子廟堂碑

永興公守智永舊法故唐能書人盡變唯永興號爲第一以右軍譜系猶在也余嘗見大周本於故家精神道整其雲仍散落不復可考此當在嫡孫行唐人唯魏華得正傳孔穎達碑與虞相似或云孔卒時永興下世已久

書皇甫君碑

渤海公以險勁易王體故碑石照耀四裔大小皆合宜右軍世傳皆小楷霜寒帖稍展至筆陣圖則疑非真再傳爲千文爲廟堂碑確守繩墨稍廣拓非歐不能余嘗評歐書化度第一皇甫碑與溫恭公伯仲臨池積年必領其妙余幼不學書酷喜藏歷代金石覽此益重自棄之歎



題劉其甫與朱文公書

劉其甫樞密世濟忠節而其文詞詔示於隆興乾道之際四方聳動詎止一經生學士哉樞密隧碑實文公所撰文公受知樞密實由韋齋吏部先友事契此書蓋在江東畱守時所作扶植故家解釋僚友非盛德不至是古道寥落肅觀益增泚頽至治三年十有二月袁桷書

跋李公擇尚書帖

公擇尚書手蹟惟鳳墅石刻一見之元祐間爲正人以黃太史爲甥它不足論山房藏書以待天下士盛德至矣哉

題子昂書靈寶經

承旨公作小楷着紙如飛每謂歐褚而下不足論此經尾

題距下世纔兩月痛當作慟

書徽宗御書詩

道君書此詩當在寶籙宮所製筆法飛動有凌雲步虛之意真元杳冥詩中有一點真元在杳冥之句驗於五國城下殆詩識與泰定元年三月癸卯袁桷書

跋李時雍墨蹟

思陵翰墨志謂熙豐以後蔡襄李時雍體製方入格律由是紹興初年二公字畫俱用紹興小璽印縫此卷政初年所收宋世諸賢筆法終不逮唐隴西公書淡有懷素氣象觀此足以知其源委

徽宗賜溫益搨本黃庭



溫益以王邸舊僚崇寧初卽拜中書侍郎其傾邪翕訛見於陳忠肅公之疏迫鄒忠公渡海侵侮范忠宣諸賢之貶湖南而崇寧之主愈近而不疑何哉賈生師傅之論得之矣益死未二十年而其子已登次對典大藩又何哉國之亾也宜矣黃庭真蹟在建中靖國刻爲祕閣續帖後易爲大觀帖余舊得劉無言雙鉤蘭亭今復得此感昔人寵遇之非當因書以爲繫臣之痛泰定二年七月丙寅袁桷記跋米元章書趙崇公墓誌

故事宗室墓誌例屬翰苑撰述嘗觀歐陽公王華陽李洪水王臨川所撰殆得玉牒之五六而其蕃衍盛大一一皆然今觀崇公墓誌多有可書故鄭太宰所作得盡製作之

美噫京城括索盡籍以行獨太祖諸孫號爲疏遠渡江勃興皆得奉朝請人事之不可料襄陽此卷龍跳虎臥不盡贊述太宰此文亦稱合作惜與王將明蔡元長同傳訖蔽其名可爲歎息

劉貢父與羅正之手帖

彭城劉舍人晚入西掖以元祐元年十二月赤城羅公爲開封縣令此帖云相望累年不忌瞻渴蓋元祐二年書也嘗考二公相知之舊始於彭城公之守曹曹爲盜區彭城公緩刑而盜息赤城公時爲濟陰縣其必有裨於劉公故其以事罷歸卽需章畱之有曰伏以羅適自臨百里將及二朞奉詔條主於恪恭聽獄訟號爲簡諒有識詠頌咸謂



得古人之風愿民服從可以當屬城之最惜其未盡施設  
遽爾罷歸輒徇輿情亟陳囊奏朝廷遂允其請後自開封  
推官爲府界提點刑獄其制詞曰強力民事知其要務亦  
公所爲也羅公政績湮落少見漫摭其事書于後云

書潞公帖

潞公兩守永興其一自秦州徙知皇祐之五年也其一自  
洛入覲到郡不數日卽召還爲樞密使治平之二年也此  
帖謂旦夕赴雍游嵩之約竟不如願蓋入覲時所作也嘗  
考潞公之居洛始於皇祐二年之立廟其三年罷政知許  
州五年徙秦復知永興未嘗一日歸河南也至嘉祐三年  
始判河南八年復判河南居洛凡六年方家居無事暢心

適意莫過於窮極山水之樂而嵩山去洛無信宿乃不能  
一踐此約何哉昔王逸少欲游蜀都汶嶺弗果每爲終身  
恨公晚年居洛幾三十年山水清詠見於篇什其與逸少  
之恨異矣潞公學蘇靈芝書余嘗見靈芝易州碑豐峭特  
甚觀此筆法尤相肖越國袁桷書

跋荆公帖

呂嘉問以元豐元年自金陵改知潤州二年四月落職罷  
郡方是時朝廷積息之弊極矣公時家居然猶不悟其非  
何哉昔山谷老人嘗言荆公不甚知人痛痒余謂此說殊  
不近理夫人之厚薄皆生於情之好惡方熙寧間荆公之  
所惡者多矣至於晚年而其所好者又皆背叛構禍宜其



平昔簡牘漠然若無世俗之情今觀此帖勞問勤懇且憂其乏絕噫以嘉問之姦何得公之淡若此余嘗讀荆公與嘉問詩末章云所懷在分襟藉草淚如洗惜不爲范蜀公司馬公諸賢發之

跋富韓公帖

神宗初年銳志更治虛席以俟富公之來然當其時言不足以勝辨德不可以厭知君臣之際難矣此帖謂昇杖自便蓋斯時也嘗三復公求退之章未始不扼腕痛憤而或者謂公逆知五行休咎之說而退則過矣

跋蔡忠惠帖

蔡忠惠書筆圓韻滿蓋其楷法精到所至今人作書先事

行草是猶未能言而強之以歌也近世行體多尙嫵媚回視忠惠書凜凜有清介之氣

跋王岐公帖

前賢作家問語質而情周非如今人從事筆墨長語今觀此帖亦足以少勵薄俗矣

趙清獻公帖

清獻公祖墓與陶山陸右丞祖墓相邇紹興間陸氏地爲攢陵清獻旁近墓地亦皆歸朝廷而不絕其祠祭先朝陵寢遭賊韜之酷痛通于天而趙氏祖墓亦莽爲丘墟矣又聞陸氏祖墓復歸王氏今觀此帖慨不自勝

陸放翁荅杜賢良求試牒書



全華杜氏昆弟文學行義大科異等固其常也然自孝皇設科之初有司輒抑而不取故李文簡公之子賢良猶不免謗議自此其科遂廢今觀此帖有愛莫助之之意則一試牒其何爲杜氏惜昔葉正則序龍川之文曰使同甫不登進士則爲狼藉人矣噫科舉之弊果足以困天下之士哉

書東坡涼熱偈

東坡先生作藏院記自謂夢中所作文不加點至作魚鮓冠頌落筆驚坐則所謂夢中語特神其說耳今觀涼熱偈語亦與前二文相似釋氏之書皆自梁隋諸臣翻譯故語質而文窘至若楞嚴由房融筆授始覺暢朗公文如萬斛

泉風至水涌鳳翔祈文與訓誥相表裏則房融文體一規近之如洗金以鹽濯錦以魚不亦易也焦火凝冰廓然于得喪之域嶺海炎瘴又何足道三挹遺墨清風冷然

書鄭資政伯祖中散題名後

山水清事非矻矻朱墨吏所可與鄭公邑長於斯而三游雁山則其清淨之政蓋可見矣雁蕩之名自唐末始著故前賢罕有至者此碑字畫頗有顏魯公東林題名筆意益可爲鄭氏家寶

跋米元章書

陶寂本唐彥謙後石晉時避帝諱改曰陶後納唐氏爲婿可怪米元章書

歐陽公常曰士大夫不明氏族與禽獸無異然自晉世渡



江譜牒散亾夷虜殺互賜姓別族漫不可考要難以盡責也潞公之先本敬氏易而為文失製字之體今陶氏為婚于唐虧人倫之義蓋石郎之害不止割十六郡而已米老本曠達之士而能書此為戒亦足以知前輩非苟於一藝者

吳傳明書曾丞相夫人虞美人草詩

鴻門玉斗紛如雪十萬降兵夜流血咸陽宮殿三月紅霸業已隨煙燼滅陰陵失道非天叵剛強必死仁義王英雄木學萬人敵安用慘戚悲紅糴三軍散盡旌旗倒玉帳佳人坐中老香魂先逐劍花飛新血化為原上草芳心寂寞寄寒枝舊曲聞時似斂眉怨悵徘徊愁不語恰如初聽楚歌時清窈香杳今誰主玉骨他年恥為土會當移植漢王宮更伴樽前戚姬舞右瀛國魏夫人虞美人草歌紹興乙卯七月廿八日吳傳明為沈守約書

南豐諸曾與王廣陵為文字交吳紫溪實廣陵之外孫於曾氏有素則此詩為文肅夫人所作無疑噫熙寧之逢迎建中之調停夫人獨無一語諫其夫而且倚聲弄筆尙論漢高之戚姬何耶前輩嘗言婦人與知文墨非美事殆有深意然曾氏子孫空青艇齋世傳江西之燈闌庭淵懿有自來矣紫溪自謂筆法得柳半葉體不知此語何所目豈與魯公屋漏法相類然不可強解也

跋黃太史帖

此一帖疑在黔南時所作有云慎言重行蓋息影畏禍之餘意釋氏與太史有緣輟錢奉馬其意蓋可見

跋東坡黃州謝表

青容集卷四十六 宜稼堂叢書



昌黎公潮州謝表識者謂不免有哀矜悔艾之意坡翁黃州謝表悔而不屈哀而不怨過於昌黎多矣然余嘗讀嶺海謝表有云人皆相傳其已死臣亦自厭其餘生言至於此章蔡之罪可勝數哉

書劉元城與李莊簡公書後

崇觀間老京竊威箠權天下善類皆禁錮不用而汪龍溪葉石林陳簡齋號爲渡江名賢亦嘗出門下至若元城先生龜山先生莊簡李公進退言議爲一代矩範而元城奉祠南京龜山被召莊簡爲尙書郎始余嘗疑之久而後知拯世之道有不得不如是也原老京當垂耄之年逆知公論之不可揜張翥以一書生微言警悟悔心之萌黨禍漸

解向微諸公少貶以自道則其無所顧藉之意將必置諸死地而後止方了齋之爲尊堯也其意蓋亦若是至於羣姦輻輳用權之道迄不可救由是聲罪而正之吁豈了齋之願若是也朋黨之禍盛於東漢張讓之喪持正論者一律獨一陳仲弓往弔後卒賴以解禍乃知志士仁人之用心雖相遠數十百載蓋未嘗不相同也此卷皆先生與莊簡公書清名勁節其淵源實自茲始至紹興和議之首莊簡入參大政皆昔時所聞於諸老救弊之說遠歷瘴霧其大節蓋自可見惟元城先生字畫端謹之妙有不待贊述敢因莊簡出處之事推先哲之所未發者而書于後丁酉歲正月丙寅四明後學袁桷書



跋唐鎮遏使侍御史倪亞手帖

桷與番陽倪仲寶同爲太史屬一日出其先鎮遏公墨刻一通以示實象山先生識焉俾桷有述謹按鎮遏使廢置之始由貞元間悉屬諸刺史而邊於溪峒連於蠻徼者則特置城鎮而刺史不與焉廣明以來江淮之地秦畢孫楊迭相雄角而鎮遏之職隸于節度信爲犬牙要衝雄石鎮之得名實貞元以前遺令唐制御史別爲憲銜自押衙都虞候至兵馬使凡十有二年而始爲監察又積年而遷止於侍御史其功高而軍倍乃得爲中丞焉故當時稱謂咸以中丞爲貴今此帖言中丞誠尊稱也仲寶言御史之傳今十六世而王瓏昭穆封植彌謹遺言舊牒日補其未備

譬之岷江初若瓊口而至于海者其源遠故也念昔吾里衣冠故胄皆爲文安公之門人俯仰變更而事有不可言敬觀遺墨實勞我心仲寶尊祖敬賢其深匱藏之俾勿壞大德乙巳四明袁桷書

跋李後主詩藁

右散騎常侍徐鉉奉使汝陰泣觀故國王詩筆太平興國壬午歲前十二月十六日西湖北臺記

李王辭廟北行時猶倚聲製曲不知降王宅果淒抑也晚歲幽憤溢于歌詠竟以憂死獨徐鼎臣守遺臣舊禮痛東鄰之煽禍怨歸錢氏而此卷文僖寶之何耶鼎臣題識足厲薄俗方承平時士風藹然故莫有疑迕使以文爲害則



當如律令矣悲夫

重光書世謂撥鐙然不解何語按書記言推拖撚拽乃具祕訣先德學士爲李西臺余嘗見其三體道德經及風后廟碑審爲無疑天駟監太平興國四年置監有左右復各有二故此印云第一也

畢少董文簡公裔孫由東平南遷多藏圖書雜蹟後入祕府紹興間人謂之畢谷董

李丞相在翰林三十年太平興國八年始入政地如扈李二學士今玉堂集猶存其制誥趙嘗預修實錄所謂初本者是也徐公八分世不多見益可貴重時中宜正色淡寶勿爲豪巧者簸侮是日袁桷重記

跋姚子敬所藏東坡書飛白記

東坡先生語慶歷皇祐未嘗不感歎三復此正紹述淡意熙寧諸子乃始崇是議元符間何耶舊見蔡君謨飛白廣不盈尺此字當與是記相屬思陵購先朝書入祕府悉去題識今不可復覩而記爲子敬所寶誠可感也夫

東坡玉堂制草

淳化後學士院紙貢從池陽唐五代所用乃矮麻紙熙陵愛李氏澄心遂易此制蘇公此卷正號玉堂底本桷見文潞公呂申公辭免平章批荅有賈相私印疑當時故家翦以修媚與此紙無異今畱河東李士宏袁桷識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六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七

元 袁 桷 撰

題跋

題唐玉真公主六甲經

靈飛六甲經一卷唐開元間書當時名能書者莫若李泰和徐季海然皆變習行體獨鍾紹京守鍾王舊法余嘗見愛州刺史碑黃庭經無毫髮違越至開元間從貶所入朝一時字畫皆出其手此卷沈著迥正知非經生輩可到審定為紹京無疑昌隆公主睿宗第九女景雲元年入道改封玉真因以名觀方盛夏時工役迫急羣臣諫疏咸入魏知古之疏有曰陛下為公主造觀將祈福祐季夏之辰興



工犯禁百姓居宅卒然逼迫令其轉移功德何有觀地蓋  
太平公主之舊第也唐世諸主多強入道以爲報本冥福  
否則和戎以弭國難爲女子者不亦難矣併識其事于後

跋竺氏藏舒沈二先生書

二先生授學鄉里時踵門而登巍科膺仕者固不一二數  
殊異以後衣冠淪落有不忍言者獨剡源竺二君嗣孫稷猶  
能守儒保世度藏二先生遺墨惟謹柄伏讀沈公書誨有  
曰兢兢自持若果能爾何用師友審竺君誠能用力於是  
舒公誌其歲月則曰樂道其教子荐更百年敦厚愷悌之  
澤今復未艾竺君諸孫宜力脩而善繼焉俾勿墜袁柄書

題唐臨講堂司州帖

臨書如九方臯相馬遺其元黃筆意洞達妙在轉摺若拘  
然位置不復有神韻矣唐臨十七帖較閣帖多異此卷紙  
品墨色真數百年前舊物宋世唯蘇才翁米襄陽得此妙  
解能書者必能淡辨

跋鄭太宰奏議樂章

故事園丘明堂孟享宿齋之夕六宮起居奉表必委學士  
翼日復命它學士作宣荅詞車駕還宮始賀慶成及錫賚  
亦皆學士所爲詞臣書詔填委蓋不止是也自元祐以後  
罷合祭儀文悉倍舊規國用不足二蔡之徒悉遵王安石  
熙豐理財之法史官書之未嘗不慨嘆也鄭皇后三爲妃  
嬪始正后位實大觀四年之十月今觀太宰鄭公奏議樂



章之文在十二月實此年也鄭相世居開封三開茅社雖由椒掖之貴而其子孫殆有能以詩書自顯都承公與裔詳習刑政今世所行大理格目實自公始蟬聯官簿見於周文忠公所為墓碑四世孫出示手勅足以見一時文物之美噫翩翩不富之戒又何其速也延祐三年五月甲子史官袁桷書

書唐臨蘭亭

紹興內府故藏

定武蘭亭文皇摹本所刻故毫髮無踰矩至徧賜諸王羣臣則皆一時能書所臨精神橫逸雖抵掌相似然猶以為優孟也余所見元嘉賜本第一神龍第二蘇才翁家本第三才翁本則祖神龍褚河南悞字本第四馮承素本二第

五褚庭誨本第六陸柬之本第七最後復見米老所做褚河南本第八馮承素本第九今見此為十矣十本皆臨書與定武微異同又皆繭紙非雙鈎響搨所可作米友仁定此為模本失之矣況此卷濃淡結構皆出己意每攬二字落筆尤奇媚米老臨模誑一世豈此法不以授其子耶柯敬仲好法書而近世輒效米老眩易者十有八九故余特敘所見且以為貴耳賤目之戒

跋齊竟陵王蕭子良書

敎云齊永明三年正月十九日譔自書契以訪唯文字象形鳥跡總成一卷

韋續纂書體中有張芝一筆書鍾繇行狎書曹喜懸針篆書杜伯度章草書此卷蓋五十六體之十一耳蕭子良書



不傳於世獨述書賦其書有力而無體此卷是唐響搨粉蠟本筆力遒勁有智永舊法宗少文作一環草蕭齊咸慕之子雲書政與此類文皇乃淡非之何耶圭璧殘斷然猶審爲朝覲遺寶吾於此書亦云

跋柳誠懸隴西李夫人誌

顏魯公雖沙印泥法僅傳於藏真誠懸真得其遒勁魏晉隸書以匾古爲工至唐虞永興褚河南猶守舊法唐世碑刻作字逾廣遂以長勁爲能而晉法悉變矣近世能書家不屑顏柳競爲李北海書而隸體遂絕余拙於書而善鑒未有能易余言者往歲嘗見柳公書清靜經西昇經靈寶經易賦心經凡五卷當以此誌爲第一

題定武損本

損本定武多價金蟬翼越紙所印字彌精神不知者乃以纖瘦疑之當宣和流觴亭成有旨從薛嗣昌宣索急驛以進內侍梁師成暮夜亟以蟬翼三紙連覆得百餘本故上本差瘦中本肥瘦得宜最下本與不損肥本亾異雖非北紙實皆薛氏所竊本也此本蓋是薛氏舊本紙墨昏渝殆猶東郭子綦垢弊愈甚而神益清望而就之真有道之士也

跋懷素草書四帖

藏真論右軍書未若淡服後乃爲黃長睿所貶殆釋氏所謂報緣員嶠寶晉之餘復遊戲唐蹟吾意後人無敢出議



口當以是爲徵

跋歐陽詢隴隩帖

評書家嘗言率更書難雙鉤蓋其落筆全在骨法若填補肥媚則失其體舊見唐彥猷摹鄱陽帖筆意絕近此卷殆髣髴之矣

跋聖教序

三藏記舊經生多習之李西臺人品高猶不免蹈襲今觀此卷遺其元黃非有拘窘蓬萊神仙海鏡雲滅濡毫而踞龜殼非此翁也耶

跋懷素自敘

自敘墨蹟俱有蘇子美補字凡見數本董道進德壽殿者爲第一然子美所補皆同殆不可曉善鑒定者終莫能次其後先今觀員嶠所書貴耳賤目之士願加詳焉

跋急就篇

索靖急就王廙所藏僅存於衣摺是渡江時已不完章法微茫轉摺之分少失之則訛謬矣自唐以後遂不敢以是擅名觀此足以驗筆塚之功噫誠難矣夫

跋懷素聖母帖

劉綱得道四明余嘗欲游山中攀懸崖坐石牕問超世之旨而未得今觀此帖極偉怪素爲文世未之見而此帖亦世少摹刻觀法書幾三十年謾聞若是是果孤陋耶

跋玉筍觀李後主牒



漢武南巡以天柱爲南嶽而江西諸山言神仙者皆宗之  
玉笥山記所言漢武良本此至蕭子雲譔立館碑有曰清  
虛之館蓋其地也李重光以蕞爾小邦當開寶末年兵勢  
寢迫奉宋正朔不暇給而猶曰御批此殆終身不去帝號  
之誚所行文又曰準教則王制也南唐之亡城陷猶誦佛  
不輟渡江雖功在曹彬而江面闊狹表裏實一僧圖獻于  
太祖宋史特諱不言耳九華先生道家者流李主得國之  
效觀其成敗爲之憮然前史官袁桷書

跋蔡君謨汶嶺帖

君謨行書蘇文忠定爲第一其所摹右軍諸帖形模骨肉  
纖悉備具莫敢踰軼至米元章始變其法超規越矩雖有  
生氣而筆法悉絕矣昔人嘗言程李御兵各善其用學程  
之道猶魯男子也君謨蓋淡知此唐人雙鉤多橫搨執筆  
尊謹懼其妄出胷臆也今觀汶嶺帖較唐文皇棗木本益  
足取徵延祐五年六月會稽袁桷書

祕閣續帖劉無言雙鉤開皇蘭亭

元祐間詔以祕閣舊蹟淳化所未臨摹者命劉壽無言董  
其事爲續帖十卷至建中靖國畢工後大觀間蔡京復增  
臨十卷去無言所題命京改題通爲二十卷後復有孫過  
庭書譜今世號爲太清樓帖是也開皇眞本後由權場復  
入德壽御府號神龍蘭亭紙前後角有神龍半璽蓋唐中  
宗時所用印也理皇下嫁周漢長公主于駙馬都尉楊鎮



故事奠雁奏進禮物一百有二十奩理皇從復古殿取神  
龍蘭亭爲第一奩以報宋社叵楊氏子不能守歸于濟南  
張參政斯立大德末年復歸集賢學士李某余得見之以  
百花蟠龍官作錦爲標首前有希世藏小璽真奇物也此  
卷正爲無言在祕閣親摹事見無言手跋向冰文簡公裔  
孫當韓侂胄聚閱古圖畫皆出冰鑒定自淳熙後圖籍考  
訂之富惟雪溪向氏錫山允延之諸暨王厚伯三人然字  
畫最惡拙及今與僕遂成四人延祐七年二月六日越袁  
桷記時官集賢獲觀此卷賈相舊物也

跋蘇文忠與黃師是尺牘

黃師是寔先浦城人其父潁州府君好謙與二蘇公爲同

年進士師是遂與蘇公家通姻譜嘗爲提點刑獄文忠有  
曰白首沈下吏綠衣有公言之句所謂綠衣蓋指侍婢朝  
雲言師是官職之不遷云爾師是官至待制其弟宰星變  
上疏論蔡京遂長流海島有子子游脫驂以葬歐陽徹張  
魏公義之後居四明之奉化此帖縫印曰仁儉者爲子游  
之子而視師是爲伯祖仁儉之曾孫應春以詩學教授鄉  
里後其子皆爲達官桷嘗聞長老言其家所藏二蘇公帖  
凡數十紙五世澤衰皆散落殆盡此帖蓋遭母章碩人之  
喪文忠所慰唁者舊亦嘗見石本今獲真蹟爲之深有感  
焉

跋米元章書



元章壯年學蕭誠書後學段季展最後悉意師褚河南其體三變晚復規模大令往往行書爲長御府米帖有楷書周官性不耐拘檢時有塗注中原諸賢所見周官蓋行書也草書之變始張旭行書之變由米老蓋其顛逸政相似耳孫過庭嘗自言作書無一筆大令善書者必能評其優劣也

### 跋汪氏推恩誥

右信州汪氏孺人誥一道實壽聖齊明廣慈備德吳太后壽七十時孝宗上壽康壽殿推高年恩所賜也紹熙五年復以八十行慶壽禮未幾孝宗崩危疑之際定立曾孫母儀四朝猗歟盛哉嘗考乾淳之際國境寧謐天子以孝治

天下一時郡縣以年高聞于朝者視汴史惟最多舊制男女凡年登百歲得官封仕而父母年九十官封如民百歲而慶壽恩八十以上始得預如前制差等焉張氏自待制時爲宦族則汪氏之年耆蓋可知矣參政師點蓋施公施爲廣信人首相文定王公淮實桷外祖母碩人之大父于時文定作相其母夫人猶迎養相府君臣廣孝於是可見元傑沈靜好脩學老子道猶能寶家牒於易代之後故國喬木藹然遺思桷也世爲史官得無書乎袁桷記

### 題李龍眠雅集圖

龍眠舊作雅集圖在元豐間于時米元章劉巨濟諸賢皆預蓋宴于王晉卿都尉家所作也嗣後詩禍興京師侯邸



皆閉門謝客都尉竟以憂死不復有雅集矣元祐更改蘇  
文忠公爲中書舍人黃太史入史館張右史晁河中爲正  
字秦少游以品秩最下亦校黃本書籍未幾晁以憂去又  
未幾趙挺之論蘇公少游魯直同一疏否則晁亦在疏中  
矣噫元二之際號爲翁和黨論之萌蓋已兆矣良可悲也  
此圖蓋作于元祐之初龍眠在京後預貢舉考斯時之集  
則孰爲之主歟曰此安定郡王趙德麟之集也德麟力慕  
王晉卿侯鯖之盛見於題詠文潛嗜飲樽罍滿几者其實  
也少游凝然有思其小秦王之意乎魯直每遇家妓輒書  
裙帶今乃題卷猶故態也東坡公精神凌厲見於筆墨而  
待門下三客蓋未嘗以此易彼嘗考文章盛時各展素蘊

故六君子別集體製各備後宋之弊以華貫爲重墓中之  
文前歸於周文忠公樓宣獻踵之至於末造劉龍學專之  
矣仰止英躅庸書于後

題八馬圖後

龍眠嘗作明皇八馬圖此蓋其雲仍也奚官調牧淡得沙  
苑間意態畫評云人稱高名馬虧先匠余於斯圖亦云

題雙竹圖

彭城遺派如俞且軒梁率庵皆有瀟灑意態世人貴耳賤  
目正不免如米老牛卽戴嵩象卽章得之誚此卷雙折枝  
煙雲慘淡展閱晴齋頗有莊生去國幾年之意

書藝祖皇帝十節度風雲圖後



清客集卷四  
杯酒釋兵柄此啟運立極之基也然文盛武衰亦自此始  
攬風雲圖痛當作慟遺民袁桷書

以辟穀圖壽張治中併識其後

參預篤素張公孝伯于湖先生之從弟爲貳卿時有以辟  
穀圖爲初度壽翫其詩語典密超遠非參預公不能受未  
幾入西府又陪幾政僞學之禍公實彌縫雖一手獨拍國  
史時政至今猶可考也晚歸桃源領祝釐十餘年康強壽  
考是生樛寮太中公亦以字畫醞藉重一時年過八十作  
字猶嫵媚本茂枝亘有自來矣桷大父嚴州於太中情好  
渙厚每相顧語時事艱塞思欲如參預公嘉泰時不可得  
風雲變更此圖遂爲袁氏家寶思得畱俟裔孫以永兩家

傳襲之美治中張公精神炳耀篤志文物於吾家族祖正  
肅公有三世之舊振轡甬水言語冰雪誠信金石優游孫  
讓而發不可犯事不徒作超然有黃石公審勢之道桷往  
游金華聽言論之緒觀茲佳辰敢以參預張公所至者爲  
祝俛仰疇昔今百二十年矣庸書所聞爲公壽四明後學  
袁桷書

題趙希遠山水

前賢議大年山水平遠多朝陵往回所見今觀此圖殊有  
泉石意態吾鄉樓宣獻公嘉泰坐錮十年不作子公書問  
趙尙書時方尹行都其猶子輩行後先不同要知此畫不  
當以此爲重近世附會率類此



題家山圖

巖壑朱鴻臚翰墨繪事乾淳諸老咸尊許之余屢見其書  
洛神賦飛湍圖當未易入書畫家評品信知前賢游戲不  
得以藝名目竹墅先生舊爲江行圖登瀛圖復因思陵書  
法充爲學書韻譜使之較藝書畫二博士意其猶朱鴻臚  
也藝成而下韋仲將閣立本懊恨莫雪則知游戲淡意未  
爲害道桷客錢塘獲觀家山圖於其從孫一清典刑日淪  
雅思清集萃于牆屋之被文繡宜淡寶藏以示同志

題赤壁圖

空濛寒江望斷壁如日色羈臣謫子作淒然懷土語似傷  
正氣余嘗讀囚山諸賦淡惜其才其不遇果命歟覽此長

卷益知東坡翁百折不撓非景物可動爲之一喙

題模本重屏圖

重屏圖至汝陰王明清氏始定正坐者爲南唐李中主像  
余嘗見樓宣獻公家周文矩所畫初本前有祐陵御書樂  
天偶眠一章噫承平盛時君臣圖治而區區慕企耆年之  
安佚禍及於身國亾於嗣苞桑之戒有自來矣此卷模搨  
不遺毫髮乃喬仲常所製淡得龍眠筆意而精巧過之以  
此辨定

書牟端明脫鞞圖黃魯直返棹圖贊後

子昂畫時  
守當塗所

贊

嘉定改元首召樓宣獻公爲翰林學士承旨更十七年不



清容集卷四十七  
復有繼而學士亦久虛不用寶慶初首用鄭忠定公時則  
有若洛水程公相繼爲學士端平則眞文忠嘉熙則魏文  
靖文忠不可拜命文靖不兩月卽入政府矣淳祐特用三  
人曰端明李公參政應公其以不能辭者吳丞相一人耳  
至景定始踵用徐公端明牟公獨牟公至咸淳初猶學士  
噫四十一年理宗所命內相不過四五人則凡號爲學士  
者誠難矣方陵陽李先生特以史局入蜀爲參謀首辟先  
生以自近蒼黃出蜀李公造朝願給筆札補其書先生之  
助爲多龍翔之役丁董氣燄無敢犯一麾出守惓惓憂國  
絕僥踰鼠穴之蠹初圖見之感指摘文致之弊太史之圖  
見之裕于子孫經術淵懿爲東南師表故國喬木殆於是

見之矣念昔至元乙酉嘗從子昂承旨公于錢塘于時年  
少氣銳各欲以文墨自見此圖之作實在是歲鼇頭之兆  
殆表於是柄也學不加進而志日益懦肅容斯圖其亦有  
所感也夫延祐四年九月袁桷書

題楊補之梅

逃禪居士平生文章字畫清勁簡潔獨作梅花習宮體豈  
宋廣平遺意邪德壽殿深愛之嘗命作橫披親御翰墨懼  
以是干進卽脫身還里士大夫自重若此可以見昔時之  
盛

題湯叔雅梅

舊見叔雅作三香圖踰二丈遺其女準奩田四十畝清實



清矣如太清何叔雅性慕曠達其繪事有山林枯槁之意  
德壽殿乃不喜之何耶遇不遇有命昔人評詩謂柳塘春  
水真富貴語叔雅豈故爲是以自況然予嘗聞評畫家言  
竹外一枝水邊搖落非叔雅不能蓋棺論始定於此圖見  
之

李成寒林

李光丞畫多入御府在民間者其子天章以金帛悉購藏  
故米元章作無李論此卷王都尉畫帙中物余畱京師見  
寶繪堂畫帙仙佛折枝禽畜凡三帙後入宣和太上皆御  
題姓名復加寶璽宣和最重光丞山水今裝潢犀軸皆舊  
物蓋從畫冊表而出之者摺文猶在而後紙略翦去至治

元年十一月丙子導尊號玉冊置省中歸坐南廳書

題小坡竹石牧牛圖

小坡竹石綽有父風後倅定武罵賊不屈以死其風節不  
墜光于前人矣坡翁流落困苦有悔不長作多牛翁之語  
將買田終老于陽羨而志迄不遂此圖之作無乃聆庭訓  
以寓初意與江南穰稷千里一色久客于京塵莊舄故鄉  
之思無言而色已動覽之悵然

題李伯時馬性圖

仁廟賜郝參政此圖  
爲龍眠李元中作

龍眠三李元中廁伯時豈淺淺哉嘗聞伯時欲工馬形狀  
或有告者曰非入天廡不可今世所傳好頭赤等圖悉天



廕摹寫鳴立起俛神氣洞馬腹矣後復有告者曰子性非馬性入於自然寧有悔悟使真入之曷有出理由是懺悔作大士像袁桷曰性以理成物具理具區別有殊性之益彰惟我仁宗皇帝溥博濟物一視同仁其所以際待大臣者實有差等其膺是賜非臣彬不足以稱龍御上賓先臣不接踵以逝誠有是也夫嗣子升至治二年命小臣袁桷敘本末謹稽首拜手爲之書

題王黃華墨竹

黃華老人祖襄陽筆墨至於平世不遇卒至窮困流離時使之然使生元祐盛時實不在米老下文丹淵用墨意在筆前觀此卷豈在彭城下邪德常評古精詣遂取其評以

書

題李龍眠十六羅漢象

龍眠白描多用吳道子臥蠶筆若一用界畫法則非真矣此卷山林嶽峯骨相巉嶮猶有離王舍城真態非復有江右卑弱儀度神閒意定視天台靈鷲直瞬息事龍眠神氣洞馬腹晚脩蓮社得無冥會耶

題彥敬子昂蘭蕙梅菊畫卷

余嘗見彥敬子昂親作繪事生香疎影光透紙墨觀者莫不斂衽二公旣下世摹傳益多優孟之叔敖幾不可辨觀此生意猶待杖屨時也

題子昂擊磬圖



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蒯瞶父子之亂於斯時也  
聖人得無所感柴也其來由也其死事果有至於此名畫  
記有擊磬圖不存子昂創意作此本其亦有所感也夫

題鄭有之蘇黃海棠詩卷

吾鄉樓楚公爲令登封得嵩山之石以歸自渡江來南北  
隔絕其孫宣獻公遂築樓扁曰登封而貯石於其上京洛  
慨歎其記文實三致意焉華陽自甲午之破衣冠南來不  
一二數土地之宜登於王所者悉絕若奇花美木往往於  
前賢題詠中髮象而不復可觀金華鄭有之北山先生宣  
撫公之裔孫其家有蜀棠一本猶傳以爲宣撫公自鎮蜀  
歸時手植有之復得摩圍閣所刻東坡海棠詩一篇又得

黃太史所草合爲一卷每花時舉酒展卷高歌居然萬里  
之勢見於眉睫其於宣獻公之意政相似余嘗聞牛奇章  
聚花石之奇麗而身不及享近者內翰洪公築瓊圃於第  
而幾致奇禍孰若宣撫公清名懿行淑於後人一花之微  
猶存於百數十年之後古人有言曰十年之計在木百年  
之計在德今德與木俱存而無墜豈不美與謹書其事于  
後他日訪喬木之居坐花陰之下舉觴相屬當爲賦其事

書趙監酒墓記後

唐世宗室其初皆有封爵世遠親盡遂與異姓之臣雜而  
仕宦至或流落民間故作史者淡爲之歎惜然而石堤谷  
之慘則又有甚可歎惜焉者也宋太祖懲前代之失諸降



王子孫皆得登仕版而柴氏錢氏復與爲婚姻號爲最盛  
至於靖康大變流離南來皆得奉國牒以見于宗廟絕猜  
疑之嫌於此可見余嘗自紹興以來考其世系彬彬秀出  
亾慮數十人至若魏王諸孫雖其族屬號爲疏遠卓然可  
傳者詞華則德莊仲白清謹則德老父子抑有以知祖宗  
垂裕之盛乙未秋趙君開叔出其皇祖監酒君之銘謂余  
曰此相國程公之所作也監酒君於魏王爲九世孫而文  
昌公之從子也文昌師性命之說於慈湖先生爲時儒宗  
曩先人官廣陵時詔以家世舊聞甚習暨歸餘姚故居每  
拜高曾墓下讀諸老所述先德夙夜畏懼不能承嗣丙子  
奔播善和故書與墓碑俱燬爲庶爲奴不敢自恨獨欲求

程公之銘不可得也惕然於心幾二十年今復獲于四明  
之族黨誠不勝慰喜其爲我記其事余曰世之畏禍者多  
矣變姓之張祿別族之輔氏蓋思以自全也今君之喜非  
昔之喜也君方以易推策隱市以自活易之道非止於是  
其憂患之淡者也養其支離以盡其天年斯足以不辱其  
先矣餘不足爲道姑書其事而歸之

書進脩堂往還尺牘

始曾大父越公從正獻公時通判少卿方總角誦書正肅  
公方入小學于時諸生從正獻公凡數百人公教不及諸  
子母夫人戴氏手模顏魯公大字以教諸孫宗盟之好實  
夫人啟其議故越公少年作字亦習此體後伯祖通判大



父嚴州九相與模學進脩堂書體兩家敦敘情誼於書牘  
猶可見也嘉定癸酉歲正獻公自九江召歸郎省越公亦  
自桐廬入爲奉常屬官後正獻公爲侍從而越公復入著  
庭同朝凡六年後三年正獻公奉祠歸里越公以列卿尹  
臨安公作詩十章相奇獎勵尤渙而其首章有曰少年妙  
譽已超然不冝隨羣苟目前蓋猶言昔時遲赴禮部相從  
事也暨正獻公薨越公挽章有曰燕堂聯族子講席後諸  
生蓋言合譜時事也自正獻公而下書牘無慮數百皆藏  
二父房往歲從兄子禮舉此卷以授己丑之災凡先世舊  
物一夕而燼獨此以藏于故山獲全追念二祖宗盟之始  
今已百二十年舊聞零落懼不復記憶因書識于後俾後

之子孫得以有考云甲午歲良月曾孫勳謹識

書馮將軍翠峰詩後

金湯渡江世人咸稱采石功爲雄偉而不知揚之首謀以  
海道進兵爲第一向非膠西用奇決勝則長驅海陵江左  
殆未可保始余閱李伯微甫繫年書淡疑紀采石之事爲  
多膠西之事爲略間閱傳記則知前輩已議雍公之張大  
而伯微甫雜記亦書雍公經理關陝之不遂蓋未嘗不置  
疑於其間也膠西之戰李寶功誠不得泯若馮將軍事獨  
不得見於史爲可恨惟趙氏遺史所記號爲詳悉而所謂  
當時卓然奇功皆歸於李寶之偏將曹洋乃於馮將軍淡  
有異論且謂獨請海艘借勇以避虜棄陣卻走於凱旋之



先余嘗反復其事有知其不然者夫軍法莫嚴於背兵李寶非能假馮將軍者也其捷也實寶命曹洋詣闕以奏洋安得不揜美以自稱方是時猶概受其賞將軍之不卻走也明矣所傳聞異辭聖人猶疑之遺史重妄之罪深矣微正獻公直筆以行遺事則將軍之功不止於泯焉而已也桷曾大父樞密越公尹行都時築射圃曰旬闕下教出將軍射法以試士伍白首軍校猶能誦將軍射譜樞密公訓闕之勤山陽弄兵公以不發兵坐視責時宰由是去國于時領兵殿巖者幾欲承受風旨襲夏震遺志以報私恩每思將軍之忠烈有不待子孫而後傳也今觀翠峰題詠諸老贊述滿卷獨正肅公書尾之語猶不滿於紹定之事噫

其亦有望於後者與彭叟成紀之正裔今爲范氏後馮范之譜猶臨印高魏之譜也昔陶商翁劉景文以邊將有能詩名將軍翰墨之美誠不愧古昔彭叟以詩書迪紹前人光其當不止此敢辨遺史之妄以補家乘復以勵彭叟云  
丁酉歲正月辛未越國袁桷書

書史文靖爲西山先生薦黃參軍家問

嘗讀西山先生通文靖公啟有曰四紀奉常之第三州刺史之符華塗咸擬於直登雅操獨安於平進又曰青原彭蠡善政有百年之思太白東湖勝賞窮四時之樂味繹詞旨蓋不以赫奕爲可貴也紹定元二先生去國文靖亦歸老里第今觀薦士之急遂因父以致其子而文靖諄諄訓



諭尤以先生爲重絕干撓之嫌於斯可見柄聞諸老言永  
國爲相時欲迎公政府就養不一歲而返方永國之入相  
也公獨言參預應公宜爲文字官應時以議端平兵事謫  
歸里未幾果得召命將入國門劉渢二豎相繼論去公聞  
之歎恨數日噫父子至親宜無所嫌避在隆興時若張紫  
微之總得近世之江文忠誠有不可處若文靖父子誠無  
可議一時廷紳不免有趙括之譏慨貴盛之不常愍天運  
之日圯三復遺墨肅襟以嘻是歲五月乙亥年家孫袁桷  
謹書于其曾孫益伯題識之後

書張仲實家譜後

古者別姓收族莫嚴於祖廟自宗法不行各尊其禰不待

數世而視爲絕族蓋譜牒不脩廟制不立迄無所藏附故  
耳唐世廟院之法猶有遺意至宋令甲非君賜不得立由  
是公卿大臣各懷安苟且視以爲難事自渡江來承賜者  
亾幾其所立廟率燬於火或撤去不復立而獨張忠烈王  
故廟易代猶無恙方承平時張氏族號最盛散處都邑其  
房院稱號各以數目爲別歲時烝嘗男女長幼悉列廟下  
而復擇宗子以主祀傳于今其法蓋未墜也昔摯虞以漢  
亾之後譜傳之失子孫不能言其先祖推其本始作族姓  
昭穆夫當流亂之餘理固若是而先儒以爲厚風俗之道  
亦莫若明於譜系今仲實因故廟之舊合七世之譜旁行  
邪上如指諸掌慨今思古將襲德踵嫩使夫來者之有以



自振而其可傳者非止於章綬赫奕而已夫尋丈之木其  
旁達拳曲者莫病於本也阿閣之鳳翱翔振迅者無害於  
德也惟其有之者斯似之也書曰紹聞衣德言又曰迪惟  
前人光仲實其勛之矣袁桷識

清容居士集卷第四十七



